

年

卷

期

4

1

第

第



厨

音

貢獻旬刊 第四卷 第一期(即28期)目錄

封面

法蘭西現代音樂

烟

哥白尼克斯與太陽 意國雷呵巴爾地著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十)

露茜啊

蘋果樹 (三)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在盧森堡公園裏悵惘 (法行通信十五)

大題小做

民衆對於孫陵的恐懼心

重慶「近世瘴癘降災諸善請看」的傳單

旅行的趣味

小氣的上海

社會事業

泉台衙門前之準共標語

——十七年九月五日出版——

陶元慶

李樹化

仲雲

子愷

江紹原

白波

汪侗然

傅雷

江紹原

徐勻

江紹原

春若

春若

九芝

葉德均

江紹原

春若

春若

九芝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
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卷第一期即第十九期。自第二期起，預定價目略有改動，如下表。第九期以前曾定十期二十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冊大一角

預定半年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半年面二十元

全年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 開明書店 泰東圖書局

派處 新華書店 泰東圖書局

光華書店 泰東圖書局

南華書店 泰東圖書局

現代書局 泰東圖書局

愛文書局 泰東圖書局

法蘭西現代音樂



法蘭西現代音樂，可分為三派：

全樂專家派 (Symphonistes)。

印象派 (Impressionnistes)。

自由派 (Independants)。

法國之全樂專家派，是由拉羅 (Lalo) 聖相士 (Saint-Saëns) 西沙佛郎克 (César Franck) 及他們的門徒的天才而著名，佔現代音樂上主要的地位。數百年來，德國以穩坐着音樂之王的交椅自驕，現在恐怕不能了。德國現代作家，雖有斯特老斯 (R. Strauss)，洪百丁克 (Humperdink)，布魯克奈 (Bruckner)，雷乍 (M. Reger)，馬列 (Mahler) 諸輩，但法國的大作家；都是革新的作家，他們高大的思想，美的啓示，處處可以光榮必勝與之相衡比，這是多麼值得討論的問題呵！法國的全樂專家派，又分成二派，作風雖不同，而偉大是相等的：

古典派 (Classiques)。

佛郎克斯特派 (Franckistes)。

古典派的代表是拉羅，聖相士，賀列 (Faure)，他們的根抵，深得以前古典派的實學與精神；作風上表現出受以前古典派影響的色彩亦特別明顯；這裏面差不多帶點復古的意味。他們對於體裁上，形式上，極端保守古法，造成一種嚴格的作風，而在作品上很美的表現出一種特別豐富的資料。

佛郎克斯特派，是由西沙佛郎克與他的學生造成，這派的領袖，常然是西沙佛郎克，他們的精神，與古典派相反，不主張泥守以前固定的法則，或古風，始終為表現的進步，得到絕對自由的途徑。這派創作上之特長，是強固及輕和，同時用純潔的，高超的，雄壯及奇妙的作風，使音樂的思想，發揚光大起來，他們成爲現在統稱新派的老前輩。

(一) 古典派作家

拉羅 (Lalo 1833-1892) 是灌輸古典派的實學與精

選給新派利用的介紹人，他與聖相士，西沙佛郎克，同是法蘭西文藝復興期內全樂專家的領袖之一，他們的作品，可說有新奇與重要的價值，拉羅著名的作品爲「Rapsodie Norvegenne」，「Symphonie Espagnole」，一個歌劇舞曲「Nanouna」并一個傑作歌劇「易之王」，「Le Roi d'Ys」及一些生風尼(Symphonies)、音樂會曲(Concertos)、三部合奏(Trios)、四部合奏(Quatuors)等，拉羅具有節奏及色調之溫柔與強力的特長，他是十九世紀最表現個性的音樂家。

聖相士(G. Saint-Saëns 1835-1921)他的天才，迷醉了一般音樂界及熱烈的欽慕者，他對於鋼琴及風琴的創作與技能，有出口成章，不可思議的才能，他的作品，差不多無不美滿，用輕美的和聲，及最豐富的樂具學，去表現偉大的，莊美的思想與感情。白陀文(Beethoven)以後，萎靡不振的生風尼之形式，由他而重得光輝。聖相士同時全力提起法國音樂的興感，即此可以知道他的偉大了。聖氏的作品，美不勝收，其中三個主要的生風尼(Symphonies)、四個全樂的詩歌(Poèmes)『Omphale的衍輪』、悲舞(La danse macabre)、『Hercule 的青年時期』、著名的歌劇『黃女公主』(La princesse jaune)、

「Samson et Dalila」，亨利第八(Henry VIII)，地獄女王(Proserpine)、「Ascanio」，「Phryné」，「Dejanire」，此外聖誕節的頌歌(Oratorios)、水災(Le Déluge 聖經內的故事)「La Lyre et la Harpe」朔拿大(Sonatas)、三部合奏、四部合奏、并多數 Mélodies、鋼琴提琴中提琴曲譜等。

音樂史上，聖相士的地位很重要，正當柏利約(Berlioz)失望不能成功的時候，他負起了法國音樂教育的担子，并且造成十九世紀末期，法國全樂專家派的風氣，他是法國的孟德爾孫(Mendelssohn)。

賀列(G. Fauré 1845—1924)巴黎國立音樂院歷任教授而院長，他是一個純潔與嚴謹的作家，而特具美及悠和的情感，爲詩的最流利，最精緻，最美雅的表演者，他與名詩人波得萊(Baudelaire)、魏倫(Verlaine)等很好，所以表現他們的名著亦頗多，賀列的作品有最美的詩歌(Lièds)。朔拿大，三部合奏，四部合奏，及很新的創作：「Promet-ée」，「Pénélope」，「Pelléas et Mélisande」。

賀列可以當德國的蕭滿(Schumann)是音樂的魏倫(Verlaine)。

此外如蒂波亞(Th. Dubois 1837-1924)、維多(Wido)

1845—)，古威 (Th. Gouvy)，格打爾斯 (A. Gédalge)，梅沙乍 (Messager)，維埃尼 (L. Vienne) 等，都是這派的重要份子，蒂波亞的『上帝的七信條』 (Les sept paroles Christ) 和雜多的歌劇舞曲『La korrigane』是很著名的。



聖 相 士

(二) 佛郎克斯特派作家

西沙佛郎克 (César Franck 1822-1890) 生于比利時，死於巴黎。他的創作，是以不能比擬的體裁之高貴與超絕獨

長。絕對公正的說，欲找到與他相等的比例，是不可能。不論他寫一頁，一行，或一節，無不表現出內心的情感全個的真誠。佛郎克氏，多數人認識的音樂之神，是最有聲譽的風琴樂師及作家，他以他的不可思議的獨具天才，而創作一切偉大的作品：宗教音樂，房間音樂，悲劇，生風尼，朔拿大，聲樂，鋼琴曲，都是美不可言，其著名的『Ruth』，祈禱 (Redemption)，賦格曲 (Fugues)，及四部合奏，五部合奏 (Quintette)，賦格曲 (Fugues)，及幸福 (Les Béatitudes)，最後這個傑作是音樂的詠史詩，安的氏 (d'Indy) 說這是一個最高的啓示，有力的生命。據此可以知道這個傑作的相當價值了。

在房間音樂或全樂的田地而論，自白陀文以後，沒有比佛郎克的創作再豐富，再深刻，再感動的了。佛郎克最強活的精神，最不可思議的命意，最感動人，最人道的表現，及那種真誠純潔，與堅強不撓的音樂，全部或局部美的句語，及精密的結尾，無時不令人感到他的思想之高超，與情感之寬和，儼如一座我們景仰的哥特式教堂！

仇雙 (E. chausson 1855-1898)，這個作家，以深刻及溫和的情感，同時以自然的，美的，曲調的表情勝，他以鮮豔的色彩，達到最華麗的境地。他的作品，有生風

尼，多數的詩歌，四部合奏，不絕之歌 (La chanson perpetuelle)，時間 (Les heures)，及有名的歌劇『阿都斯王』(Le Roi Artus)及『愛倫女士』(Hélène)等。

安的 (Vincent d' Indy 1851—)，佛郎克之高足，是非常真實的作家。安的之實學，是以音樂的建築為基礎，他的可貴的，精深的，樂具學，是一部傑構。他深悉樂具之富源與價值，用無比的技能去實現出來。他的作品很多，如“Wallenstein”，“Fervat”是一個最美的詩與音樂的傑作。鐘的謠 (Le chant de la cloche)，不相識者 (L' Etranger)，快樂的森林 (La Forêt enchantée)，「聖克利斯多夫的故事」(La légende de Saint Christophe)，及三部合奏，四部合奏，朔拿大等。要氏是這派後起之秀，他與波得 (Bordes)，創辦現在巴黎負盛名的樂府，(Schola Cantorum)。

此外如布列衛爾 (Breville)，波得 (Bordes)，羅伯茲 (. Ropartz)，細爾 (Serres)，加斯地龍 (Castillon)，亦布利爾 (. habrier)，蒂伯克 (H. Duparc)，盧格 (G. Lekeu)各加特 (A. Coquart)，胡書 (S. Rousseau)，滿牙 (A. Magnard)，蒂加 (P. Dukas)，俾奈 (G. Fiernd)，拉波 (H. Rabaud)，差貝以 (A. Chapuis)，

斯撲克 (G. Sporek) 等，都是佛郎克斯特派最明顯而極有天才者。



克 郎 佛 沙 西

(三) 印象派作家

這派作家的領袖，是德布西，他們遺棄累世的固定不變的法則，全注意於創作上之絕對自由與猛進。此時斯哥拉斯特 (Scholastiques) 的體裁，全被打破了，他們實用不協和和絃，與還未實用之音程，與夫佛郎克斯特派所留

著，直至他們纔發現的和聲的豐饒材料，去實行一種勇敢的革新。此外他們不特實行去描寫自然的事物，而且將人們對於這類事物所生的感覺，情感，及印象，時常用一種極精密的體裁去表現出來。在可愛的光在灰色色彩之下，在精緻透澈的音色上，有一種奇偉偉大的能力顯出。

這派新作家革新了藝術，而且發明了令人驚服的印象派的音樂。

德布西 (C. Debussy 1862-1918) 是印象派，同時又是象徵主義的領袖，他是一個溫和，令人同情，而且非常卓絕的藝術家。他發現了一些極樂觀的，勇敢的，新的和聲，因此常為一般人劇烈批評的目標。社會上某種革新，其初因習慣之故，一定被人反對。但現在這種新音樂，不論何處，即最先反對的，不同情的，不認識德布西天才之偉大的人們，亦都特歡迎了。

德布西的傑作『野神下午序曲』(Prélude à l'après-midi d'un Faune)，被選的女子 (La Demoiselle élue) 『希臘戀歌』(Les chansons de Bilitis)，『Pelléas et Mélisande』，朔拿大，四部合奏，序曲，(Préludes) 『阿拉伯舞曲』(Arabesques)，雨下之花園 (Jardins sous la pluie)，肖像 (Les Images)，海 (La mer)，雲 (Nuage)，

小孩之屋隅 (Children's Corner)，噴水 (Le jet d'eau)，和所有能觸動他的自然界的一切，無不在音樂上表現出來。德布西與當時之詩人，畫家，如波德萊 (Baudelaire)，魏倫 (Verlaine)，馬濫姆 (Mallarmé)，倫涅爾 (Régnier)，康 (Kahn)，衛斯列 (Whistler) 諸輩極親密所以德氏的詩歌，全是他們名著的象徵。

羅曼羅蘭 (R. Rolland) 評德布西，說他的傑作『Pelléas et Mélisande』是法國現代音樂的極端之一，那一極端是比色 (Bizet) 的『加孟』(Carmen)。這極端完全是外的，一切光明，一切生命，無陰影，無遮蔽；那一端是內的，完全侵潤於黃昏之露裏，包藏於沈靜中；這是兩重思想，可愛的大陽與輕潤的早晨的更替交換，籠罩了法蘭西仙島的和平光華的天。可見德布西之藝術之偉大，實不亞於華葛奈 (Wagner) 也。

德布西之後，如范奈梨 (Fanelli 1898—1917)，他亦是印象派的革新者，由他的全樂的畫板，把變化無窮與感人的自然界的色彩，描寫出真實；最美的事物，他的作品，全樂的圖畫，(Tableaux Symphoniques) 是把大詩人哥地兒 (Th. Gautier) 的名作，表現成最精采的音樂，簡直是一張充滿音量的壁畫。

拉魏爾(M. Ravel 1875—)是卓絕，溫柔，可愛的音樂家。他的作品，極爲一般人所重視歡迎，如“Symphonie Espagnole”、歌劇舞曲“Daphnis et Chloé”及“Ma Mère L'Oye”、鏡(Les Mirrors)、水戲(Les Jeux d'eau)、“給一個死公主的舞曲”(Parade pour une infante défunte)、“古比蘭之墓”(Le Tombeau de Couperin)和朔拿大、三部合奏，四部合奏等，是很著名的。此外如蒂班，P. Dupin、魯細爾(A. Roussel)、阿柏(L. Aubert)、沙底(E. Saïe)、史密(F. Schmitt)、加普列(Caplet)、盧佛廉(Le Flem)、閣克蘭(Ch. Kacchin)、威盧滿(L. Vulliamin)等，都是印象派之健將。

(四)自由派作家

所謂自由派，他們是毫無特別顯著色彩的，在作風上是很自由的，其受何方感印，或影響，亦無深刻的表現，此派人數衆多，其中較重要的是插旁的爾(G. Charpentier 1860)是詩人并音樂家，一個最誠懇，而極有天才的作家。他在音樂上，是提倡實現主義的。他以強壯勇敢的精神，越過了最前進的自然主義範圍，可惜被普通一般的心理迷誘了。這個有爲的音樂家，變成暮榮，自私，思想後

退的，平庸作家了。不然，他確是比色一流人物，他的主要作品如『意大利之感想』(Impressions d'Italie)，詩人的生活(La Vie du Poète)“Louis”，“Julien”。

柏沙(Pessard 1843-1917)是一個根柢極深，具有才能的作家，他的作風是從容，快樂，神祕，十三歲時，劇院就表演他的第一創作『轉致的信』(La lettre de faire-part)。從羅馬回來後，不停地創作，如可怕的船長(Le Capitaine Fracasse)、『打巴零』(Tabarin)『打巴零在阿爾卑斯山上』(Tabarin sur les Alpes)、『加哈班女士』(Mauzelle Jarahin)等，都很受人歡迎，其餘尚有很多房間音樂，生風尼，及很美的鋼琴曲。柏沙是音樂院的和聲學教授，他的學生，多是現在有名的音樂家。

此外如盧胡(X. Leroux 1863-1919)，愛浪乍(C. Erlanger)、漢(R. Hahn)、惠佛里爾(H. Fevrier)、蒂彭(G. Dupont)、蒂加斯(R. Ducosse)、蒂蒲列(M. Dupré)諸人，都是現在聞名的作家。

結 論

十八世紀下半期法國之文藝復興，確是世界思潮之轉機，促進世界文藝，有莫大的功勞，於音樂運動上尤爲顯

著。十八世紀，當然是德國音樂最盛時期，當時之古典派 (Classiques)，浪漫派 (Romantiques)，華葛奈主義 (Wagnerienne)，而至於意大利之惠地主義 (Verdisme)，法國之浪漫派 (Romantiques) 等，無不是受德意志精神所影響，無處不表現被當時強有力的潮流所波及的色彩，所以一八七〇年以前的法國音樂，不是完全細性以表現，但一八七〇年以後，拉羅 (Lalo)，聖相士 (S. Saëns)，佛郎克 (C. Franck)，德布西 (Debussy) 諸大音樂家突起，恢復了本來面目，民族特有的精神：和平，情感，美的音樂；那時重現光明，當時音樂運動之普遍不論，單巴黎一城之音樂教育情形，如國立音樂研究會，(La société Nationale de Musique)，全樂音樂會，(Les grands concerts symphoniques)，樂府 (Schola Cantorum)，房間音樂會，(La Société de Musique de Chambre) 大學院之樂學，民衆對音樂愛好之程度，都是現代音樂之骨梗。

再看現在音樂界，老弱者殘喘，萎靡的不振，被壓迫的不復起，這情形何等可憐可怕。獨法國昂然而起，一面音樂得以保持，一面新音樂由之勃興，宜乎其執現代音樂界之牛耳而不愧也。

一九二八於西湖。

國立藝術院半月刊

從亞波羅的神話談到藝術的意義

我們要注意

音樂是……

前羅斐爾派

海上(舟中口占曲)

歡迎克羅多先生

廣東旅行中一點熱烈的感情

夢(小說)

太原的文藝界

九月十五日出版

林文鈺

林風眠

李樹化

李朴園

李樹化

朴園

孫福熙

朴園

乾之

杭州西湖國立藝術院出版
上海哈同路嚶嚶書屋代售

煙

屠格尼夫「煙」之譯者自序

『煙，煙，什麼都是一陣煙！』

這是本書的主人公李維諾夫於戀愛的幻滅之後，覺得什麼都毀壞崩潰，現在是自己運屍身回家鄉；在車上，他看見了煤烟，不禁發出這樣的感想。不但是戀愛，他覺得什麼都是煙樣，一切一切，他自己的生計，俄國人的生計，都不過是一陣煙！

本書之所以命名曰『煙』，即由此故。

本書的著作在一八六七年；先於此者在屠格尼夫的名作中有『父與子』，是一八五九年；後於此者，有『新時代』（即處女地）是一八七六年。五十年代以前的俄國，當尼古拉斯一世的時候，是專制君主政治充分表現其橫暴的時代。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黨人（Decembrists）的革命，一八三一年波蘭的叛亂，都先後為尼古拉斯的鐵腕所削平，囚捕誅戮，備極慘酷，凡懷抱自由主義之思想者，都

仲雲

須受嚴酷的壓迫。所以在『父與子』中有『虛無主義』（Nihilism）這一個名詞的出現。因為在當時一般人的心中，像俄國這樣君主專制的政治以及中古時代的社會，都只有令人憤懣厭惡。他們覺得在俄國，沒有一件事是現代的，沒有一件東西是好的，反之，什麼都是陳腐惡劣。他們否認一切，他們不在威權之前低頭，他們反對一切信條，不管這威權與信條是曾有許多人的尊敬的。這種新舊兩時代——父的時代與子的時代的衝突，『父與子』便是其當時的反映。

尼古拉斯一世以後，繼着為皇的是亞歷山大二世，他與其父不同，他有一點自由主義的氣息，所以在一八六一年有農奴解放令的頒布，一八六二年有司法審判上的改革，一八六四年每省有議會之召集，獎勵教育，建築鐵路，人民言論，亦得有相當的自由。因此之故，那時俄國

的革命運動是主以和平手段來實行改革的。領袖之者為赫臣 (Alexander Herzen)。他在倫敦主辦一種刊物，名叫“Kolokol”，竭力攻擊俄國的舊制度。他主張解放與自由：言論當不受檢查官的制裁，農民當不受地主的壓迫，納稅人當不受笞刑的威脅。但是以後，因一八六三年波蘭的反叛，使亞歷山大二世一變其以前溫和的政策。波蘭的亂事是依着尼古拉斯慘酷的前例削平了，波蘭的貴族，紳士，僧侶——總之是一般上流社會中人，大大的受到了屠殺。不止如此，接着便是極端的反動，省議會 (Zemstvo) 市議會 (Duma) 禁止發表政見，一切行動都須受省長的監督。出版物之嚴厲檢查，現在恢復了。凡是政治犯，警察都可自由逮捕擅行禁錮，或放逐至西伯利亞，無須正式法庭的審判。尼古拉斯的祕密偵探機關所謂第三部 (Third Section) 者，現在更加活動。當這反動的時代，一般人自不免失望，『煙』之出世，即在此時，是反映這時代的人心的。

在『煙』當中，蒲士琴的言論，自然是代表屠格尼夫的思想，是一個主張歐化的人。李維諾夫與伊林娜的戀愛算是本書的中心。屠格尼夫借着這戀愛事件作骨子，以德國巴頓地方為背景，描寫俄國貴族與黨人的生活情狀。他以

深刻滑稽的語調，諷刺貴族之顛頂無能，譏嘲黨人之空談無補事實。所以李維諾夫的戀愛固如煙樣風流雲散，即如黨人的理想，議論，亦何嘗不如煙樣虛無縹渺不可捉摸？

『煙，煙，什麼都是一陣煙！』

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本來都帶一種悲觀憂鬱的氣分，屠格尼夫自不能例外，但在他的許多小說中，悲觀情調之最重者，怕第一要數『煙』。這是有時代社會的背景的。但是屠格尼夫雖然悲觀，在他的心底，到底懷着一片希望。李維諾夫自回家以後，父親死了，在古舊的貴紳的小邸第中，他只剩一個人了。他心緒沉鬱的，沒有希望，沒有熱情，並且沒有錢。他開始墾殖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墾殖是一種沒有興味的事，我們似用不着再來說李維諾夫是怎樣不高興以致鋪張過甚。此時，革新的事，自然是談不到；即他從外國得來的許多智識的應用，也只得永遠的擱着。因為窮困沒有錢，迫他每日都變更計畫，應允一切調和妥協的方法——物質的與道德的。新的患了病，舊的已失其權力了，愚妄起而與虛偽衝突。全個農村的組織動搖着，不安得有如泥深的池塘，只見一個大字『自由』，像上帝的精靈似的在水面上漂着。比什麼都緊要的是忍

耐，但忍耐要不是被動的而為主動的，堅執的。……

「但是一年過去了，接着又是一年，第三年開始了。偉大的理想漸漸的實現，生成血與肉，幼芽從散播着的種子中抽出，他的敵人，不論明的暗的，現在已不能踏死他了……」。

原來屠格尼夫的理想，以為俄國所最需要的便是像李維諾夫樣的青年，在外國學習科學農業，而能回國實際應用的。至如那些黨人學生，不求甚解，只圖省力，想生吞活剝的輸入歐西之思想與學說，這是他所反對的。在『煙』的前六章，其諷刺之深刻，簡直是狄更斯的文字，在屠格尼夫小說中實是獨有的。

在俄國，因為強烈的壓迫與檢查，政治是不准人自由談說的，但是因為強烈的壓迫，俄國人民益對政治感到注意，所以俄國的小說家多是政治的宣傳者，在小說中，除文學上的藝術外，還有思想與政治的宣傳。惟公開的政治宣傳，要想在俄國出版發行，是絕對的不可能，於是唯一的辦法，只有借着小說的形式，描寫俄國的生活與制度，繪出農民的情狀，使讀者自加判斷。屠格尼夫便是最長於此道的，他的『獵人日記』描寫農奴苦況，於當時的農奴解放，很有影響。

還有，屠格尼夫的小說，常以戀愛事件為中心。這青春時期的人生的描寫，屠格尼夫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對於人心的觀察有甚深的理解，尤其是誠實的青年與端正的女郎，當其有崇高的理想與情感的覺醒，而不自知的以愛的形式來表現的時候。這種愛的描寫，在其主人公十分分的顯出的時候，表現的最完全。他知道人物的描寫，是不能用他的日常事務或滔滔不絕的議論來表現其特性的。欲求人物的真正性質的表現，他覺得還是着眼在主人公的戀愛關係上。因為惟有在愛上面，我們常充分的把個性表現出來，亦惟有在愛上面，我們始赤裸裸的顯出自己的真實來。

在『煙』當中，屠格尼夫攻擊得最利害的自然是凶惡腐敗的貴族，次之則為空談無益的黨人，但是他也知道這是環境與因襲所造成的，這種意志薄弱，多理想而少成功的性質，正是俄國智識階級的寫照。他的『陸亭』（一八五五）便是描寫那種只知高談闊論不能成事的人物的。

因為十九世紀中葉時一般黨人與智識階級之空談無補事實，所以到了七十年代，政治上的反動一到來，俄國的思想界，俄國的革命運動亦不期而隨之變換了一個方面。他們覺得照這樣子，俄國決不能有多大的進步，若欲俄國

進步，則除非農民能夠自覺，明白俄國的情況。農民在封建的關係上雖然得了解放，但是在精神上道德上還不免是一個奴隸，千百年來的束縛，仍在其心理上性質上留着惡的烙印。要怎樣纔能打破此精神的束縛呢？他們覺得惟有的民間去，這樣在七十年代造成了『到民間去』(V Narod or Go-to-the-People)的運動。因了熱情的鼓舞，一般上流社會的男女青年，都不惜自己犧牲，到農民中去宣傳革命。他們在鄉村中作醫生，教師，甚至工人，他們努力以求與農民融合為一，而宣傳其自由的福音。俄國虛無黨的領袖斯丹尼克(Stepniak)嘗描寫當時的情狀說：

『到了一八七四年的春季，在革命青年中，一切談論都一時中止。空論的時代過去了，實行的時代在計畫中。工人的服裝——靴子襯衣等——都急急的預備停當。彼此簡捷的寒暄與問答，便是：「那兒去？」「烏拉爾去，」「伏爾加去，」「南方去，」「頓河去」等等。……大家都抱着成功的熱望，緊緊的握着拳頭。……「春季過去了，正是時候」。……像電光一樣的，「到民間去」的呼聲，普遍於一般青年。他們自然都是抱着勇敢的精神，有了甚深的覺悟的，所以雖然沒有武裝與組織，他們認清了敵人，衝着暴風雨猛進。』(“Russia and its Crisis”, by

Paul Minkov, P. 406.)

因了這種青年的活動，於是政府的政策，愈加殘酷而反動。優秀的青年成千成百的被逮捕，或在獄中消其殘生，或被流至西伯利亞的荒野。有許多則逃至瑞士。壓力愈大，結果是反抗也愈烈。一般青年至此決定以『行動的宣傳』(Propaganda of deed)來達到他們所懷抱的理想，於是革命運動乃更轉一新方向，有所謂恐怖主義。他們思以炸彈暗殺的恐怖手段，恐嚇官僚貴族使之讓步屈服。這樣，俄國高級官吏，無時不在炸彈，手槍，匕首的危險中。最後，亞歷山大二世亦在街上為恐怖主義者所炸死。

凡此情狀，屠格尼夫在『新時代』中曾有明白的敘述。俄國自此以後，在亞歷山大三世的治下，專制壓迫達於極點，迨至二十世紀初，尼古拉斯二世之時，乃有一九〇五年之革命。這次的革命，雖然悲慘的失敗，但是『紅色的星期日』(Red Sunday 即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俄國人民請願冬宮，科薩克兵士向之開槍之日)却從此深印在人民腦中，革命的運動愈益深入，至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俄皇遂不得不狼狽去位。不過革命的感憤，既已高漲，就不容易溫靜，於是至十月，又有多數黨的革命，建設蘇維埃政府，實行無產階級獨裁。這便是現今的俄國。

由現今的俄國來回顧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誰能相信呢？
人事變幻，難道真是雲烟樣的變化無窮的麼？

本書之譯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從武漢歸滬的時候，曾一度載於東方雜誌，愈之兄的督責和校正，是應當感謝的。其間以人事卒卒，無暇整理，直至今年八月末始由文學研究會出版。想起了兩年來的事變，何異車廂外的煤煙？『看他不斷的飛昇下降，迴環盤旋，或落在草際，或懸在樹梢，像在做滑稽的遊戲似的，漸漸伸長，漸漸消隱，

一片片的飛過，……不絕的變化，但接着又是一套這樣單調匆忙討厭的遊戲！有時風向變了，或者軌道偏左偏右了，於是全部煤煙突然不見，立即移至對面的窗上，又是一條巨大的尾巴在飛行。……』但是身處在煤煙中的我們，是不知道要到何時風向纔發生變化的。

『煙，煙，什麼都是一陣烟！』

八，二〇，二八年，上海。

新 月 月 刊

第一卷第六號

目 錄

- | | | | |
|------------|------|------------|------|
| 簫聲 | 徐悲鴻 | 舊夢 | 胡適 |
| 杜甫(傳記) | 聞一多 | 夜遊第一公園 | 王伯祥 |
| 禪學古史考 | 胡適 | 丟不掉 | 俞藝香 |
|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 潘光旦譯 | 藥(獨幕劇) | 陳楚淮 |
| 梧桐雨(元曲本事) | 饒孟侃 | 理想中的佳人 | 顧仲彝譯 |
| 讀書 | 徐悲鴻 | 阿麗思中國遊記 | 沈從文 |
| 詩 | 饒孟侃 | 蜜月 | 徐悲鴻 |
| 呼喚 | 饒孟侃 | 現代詩人(一)(二) | 費鑑照 |
| | 饒孟侃 | 巴黎通信 | 彭基相 |

哥白尼克斯與太陽

Leopardi 著

子愷譯

——對話劇——

譯者序言——著者 Giacomo Leopardi 生於一七九八年，死於一八三七年，是近世意大利有名的厭世的思想家又文學家。其文集最近被日本人收入於其所輯的世界大思想全集中，我從那集中讀到他的文章。我曉得這思想家還未曾被人介紹到中國來過，又因為自己愛讀他，就從日譯本中轉譯了數篇，這就是其一。這對話劇哥白尼克斯與太陽，所取的題材就是關於近世天文學創始者的波蘭人哥白尼克斯 (Copernicus 1473-1543) 的事。哥白尼克斯，大概誰也曉得，就是「太陽中心說」的首倡者。從前世人皆以為大地居中心，日月星辰環繞其周圍；哥白尼克斯始發明太陽為中心，大地與羣星環繞太陽之說，近世天文學就在這基礎上建立。在這篇對話劇中，作者描寫人類如何自命大地為中心，太陽如何不肯再遠地

球，如何鈎通哥白尼克斯，叫他強迫大地來遠太陽。從表面看，這是滑稽的喜劇；進一層看，是作者對於人類的妄大，僭越的嚴厲的咀咒；更進一層看，潛在於作品的底奧的是這厭世的思想家對於宇宙人生的虛幻無常的深刻的悲哀。戊辰年三月十七日記。

第一幕——太陽的第一「時間的女神」與

太陽

第一「時間」——大王早安！

太陽——嚶，你說晚安才好！

第一「時間」——馬車已經預備好了。

太陽——甚麼？

第一「時間」——早晨的明星已經上來了好久了。

太陽——由他隨便來去罷！

第一「時間」——咳！大王這話是甚麼意思？

太陽——是叫你不要打擾我！

第二「時間」——但是大王！夜已經繼續得很長，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倘再猶豫不決，恐怕要發生困難了。請大王原鑒！

太陽——讓他發生罷！——我不起來！

第二「時間」——啊啲大王！這是甚麼話？大王有點不滿意麼？

太陽——沒有甚麼適意不適意，只是不要起來。你儘管去做你自己的事罷！

第二「時間」——大王不起來，叫我獨自怎樣能做事呢？我不過是日的第一的時間，大王倘不照例地起來，叫這一日怎樣能出來呢？

太陽——你倘然不喜歡做日的第二「時間」，那末做夜的第一「時間」也好。再不然，叫夜的「時間」們再來上工，你全你伴侶暫時罷工也好。老實對你說：我每天坐了馬車跑轉來，把光線送給住在視力尚好的我也不容易發見的一把小土壤上的幾隻極微小的動物，已經跑得厭之又厭。所以今晚決心不再搭手這種討厭的事體了。人們倘要光線，可以不斷地點火，或另作自己所歡喜的設備，也可以。

第二「時間」——大王以爲那種可憐的生物能作甚樣的

設備？他們倘要不斷地點燈，或預備夠點一天的蠟燭，要費很多很多的金錢！假如他們現在已經發見出了少數費用可以照明街路商店家屋的可燃瓦斯的製造法，那倒也沒有這困難了。但是到人類發見這便利的方法，實際非再經過三百年內外不可。所以如果要他們自己點火，必將在這方法發明以前久已盡數點完他所有的一切油，蜜蠟，樹脂，獸脂，而可燃的東西一點也不留存了。

太陽——那麼，捉螢火蟲就好了。

第一「時間」——還有寒氣呢！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抵禦的。倘把他們從大王所得的助力完全奪去，即使燒盡了大地上所有的森林木材，恐也不能得到足以溫暖他們的身體的火勢。不但如此，他們又定要餓死。因為這樣一來，大地上就不會生果實。所以經過五六年之後，這種可憐的動物的種類就要絕滅了。他們起初遍覓可食的，可暖身體的東西，後來可嚙的東西都吃完，可燃的東西連一個最後的火花也不留地用完，結局必如數在黑暗中像水晶片一樣凍固而死。我想這期間一定不會長的。

太陽——這與我有甚麼干係？我難道是人類的保姆？倘說我必須爲他們預備食物，調理食物，那是把我當作他們的廚司了。即使在離開數百萬哩的地方有看都看不出的

幾根蟲毛不能受我的光，不能見物，又不堪寒冷，我何必一定要煩惱呢？倘然以為我必須為這等尊貴的人類當 Stove 或火爐同等的差使，以供他們溫暖身體，那麼，至少總要他們會走過來立在 Stove 的旁邊才好。豈有叫 Stove 迴繞他們的家而跑轉來的道理！所以大地倘然一定要我，可叫她自己費一點力跑過來。我對她另外並沒有甚麼，不過要我在她周圍跑轉來，是大背道理的話。

第一「時間」——大王的話，是說以前大王為大地而實行的勞苦，現在要叫她自己來做了，是不是？

太陽——是的，現在，以及將來永久如此。

第二「時間」——關於這事：大王所說當然十分正當。且大王當然有以此滿足自己的權力。但實行這計劃的時候，非犧牲許多的種種的好的東西不可，這一定要請大王想一想。倘然這樣，那華麗的金色的馬車，和常常用大洋的水來洗浴的一羣美好的駿馬，就不復是日的所有物了。還有我們一班可憐的「時間」也一定不能再住在天上了；不能再做天上的 Nymph 而非做下界的婢女不可；且也許溶入稀薄的大氣中而消失。我想來總不會做到後者的罷。但這等都可不管，唯所困難者，是大地答允了之後，叫她怎樣迴轉的一事。因為大地還沒有習慣這種工作。從時間

的元始到今日，一呎也不會動過，而突然要她費氣力跑轉來，確是很吃苦的一件事。又只恐大王即使耽於怠惰，而大地仍是與平時一樣不肯費力。

太陽——這固然不錯；但這是必死的局面，所以我料她一定會動，且拚命地跑。頂好的妙計，是去找尋一個勸她答允跑的詩人或哲學者，能強迫她跑的詩人或哲學者。因為這種事件，畢竟是他們手中之物。這種問題，凡他們自己想來好的，差不多無論甚麼事都可成功。我記得一直從前，我還年輕而容易輕信他人的話的時代，用小曲來引誘我，使童年的我好像做遊戲或名譽競技地自己跑出來，發狂似地環繞那砂粒的周圍的，——使我作這可笑的苦工的，便是詩人們！但是現在我已思慮圓熟的年輩，注意移向於哲學了。無論何事，與其美的，甯可取有益的：所以詩人們的好變的幻想，即不明顯地使我動怒，也不過一笑置之了。現在，我凡做一件事之前，必先要曉得其理由，確定其有做的價值。我不懂得為甚麼一定要捨安樂愉快的生活而取苦勞努力的生活。因為無論你如何努力，不能得到相當於自己辛苦的有益的結果！照這樣估起來，世界上一切事，恐怕連相當於兩個銅錢的結果也不會有！

所以我決心，將來要把一切苦勞與麻煩都叫他人去當

受，自己無所事事地默默地在家裏度日。我的見解之所以這樣變遷者，像我剛才對你所說，一小半是因為我年紀長大而更懂事了的原因，然一大半是靠了哲學者——近來給與可觀的遞增的感化的哲學者——的力而來的。我曉得應該叫大地自己運動，使她代替我而迴繞；但是想起怎樣可以使她實行，倒有點困難了。

在另一方面，我覺得詩人似比哲學者更適合於我的目的。因為詩人們今天說這故事，明天說那故事，說這宇宙是非常不可思議，非常美的愉快的東西，而創造這種觀念。所以他們能努力造出幾千百種光明的希望，愉快的幻想，拿來當作鉤餌，以釣他人的心。但哲學者的說話就同他們正反對了。

又在另一方面，因為現在哲學者次第佔優勢起來了，故詩人究竟能否達得使大地傾耳而聽的效果，有點可疑。即使大地聽見了詩人的話，究竟能否從詩人受得一種實際的印象，有點可疑。所以從大體上看來，今回的事體還是用哲學者為妥。在這班人中，原也有不適於鉤引他人使做一種有益的活動的人；又其自身是不高興這樣做的人。但在今回的極端的情形之下，也許有個把人肯為某種目的用其才能，也未可知。

在大地，也許要想到，與其被強迫開始做這新規的苦工，還不如立刻滅亡的好。這是真的。據我說，她就是這樣想，也決不可怪，並且看如何罷。現在我要吩咐你你所應做的事：你給我下降到下界的大地那裏去，又在你的姊妹中你看誰可以去，也叫她去——無論那個，只要你所歡喜的。到了下界，大概一定會看見一個立在門外看星的哲學者。尤其是像今夜的特別長的夜間，一定更容易看見。倘然看見了，就把那人捉住，負在背上，背到這裏來。我預備叫這人去達我的目的。懂得了麼？

第一「時間」——懂得了，我遵命去做。

第二幕——哥白尼克斯立在自己的家的

有步梯的屋脊上，正在專心地通過卷紙的輪而眺望東天的分野。這時候望遠鏡尚未發明。

哥白尼克斯——真奇怪！世界上的大小自鳴鐘難道都在發狂了？不然，太陽應該在二小時以前出來了。天空晴

毒像鏡子地了無纖雲，而東方一條亮光也沒有，這是甚麼道理！星都像半夜裏一樣光明。只得請亞爾馬琪斯德（註一）或薩克洛波斯可（註二）來說明這現象了。我也常常聽見說 Jove 大神與 Amphitruon 的妻女同過的那一夜是很長的；又想起近來在那西班牙人作的近代書物中讀過的祕魯人的故事：很古的時候，在他們的國中有一次經過一個很長的夜。後來太陽忽然從叫做諦諦格格格的湖的水中出來了。我從來也像別的深知事理的人們一樣，把這種故事當作假造的話。但在現在，理性，科學，已經不值三文錢，我也覺得無論甚麼事都有可相信之處了。快到近旁的湖邊去看看，看能否把太陽釣起來。噢，甚麼聲音！我聽見呼呼地響，好像大鳥的拍翼的聲音。

第三幕 最後的「時間的女神」與哥白

尼克斯

最後「時間」——哥白尼克斯！我是最後的「時間」。

哥白尼克斯——最後的「時間」？已到了這時間麼？那沒有法子；但請你寬放五六分鐘，因為我要在死以前草遺囑，又整理事務。

最後「時間」——死？為甚麼說起死？你誤以為我是你

的生涯的最後的時間麼？

哥白尼克斯——那麼你究竟是甚麼？那日課所禱書的

最後的時間麼？

最後的時間——是的，這確是你所最歡喜的時間，就是坐在唱歌隊中央的僧座上的時間。（註三）

哥白尼克斯——誰對你說我是僧侶？又你怎樣會認識

我？你現在不是在呼我的真名字麼？

最後「時間」——我從下面的街路上的一個人那裏詳細

曉得你。我是日的最後的時間。

哥白尼克斯——噢，我曉得了！一定是第一的「時間」

生病了，所以還不見日出的微光。

最後「時間」——我對你說罷：從此以後，日是完全

沒有了。所謂今日，明日，後日，一切都沒有了。但只要

你能用一種手段使他不成這樣，牠就可以不致這樣。

哥白尼克斯——笑話了！日的出來與這個我有甚麼

關係？

最後「時間」——這道理我就可以教你；不過先要

與我一同到我的主人太陽大王的殿上去一趟。在途中我把

今回所發生的事情一一告訴你罷。至於其他詳細情形，我

們到了那邊之後大王自己會對你說的。

哥白尼克斯——曉得了。不過怎樣旅行到那邊去呢？倘我的知識是不錯的，我曉得那是很遠的地方，怎樣可以帶許多食物，使我不致在那邊之前餓死呢？不但如此，據我的知識，在大王的領地中，不知有沒有供我一餐朝飯的食物，也未可知呢。

最後「時間」——那不必耽心！並不是要你永久住在太陽大王那地方。至於旅行，只要一兩分鐘已夠了。你以前從來不曉得我是精靈，現在不是看見了曉得了麼？

哥白尼克斯——那是不錯；但我是俗體。

最後「時間」——啊，討厭！你又不是形而上學者，這種事體可以不必拘拘！來！爬在我的肩上罷，其他一切都由我辦好了。

哥白尼克斯——那末讓我爬上來，好了麼？不曉得這冒險的結局甚麼樣哩！

第四幕 哥白尼克斯與太陽

哥白尼克斯 太陽大王！

太陽——哥白尼克斯，沒有椅子給你坐，你不要以為不好意思！在此地用不着椅子的。我的事體立刻可以完結的。你大概已經從我的侍女那裏得知今回所發生的事故。

我也從她那裏曉得你的賢明，你真是最適於我所計劃的目的的人了。

哥白尼克斯——大王，今回的事，有許多困難呢！

太陽——但像你這樣的人，總不致於為了一點困難而意氣沮喪。困難正是使有元氣的人增加勇氣的！不過你的所謂困難是甚麼？

哥白尼克斯——第一，哲學的力固然廣大，但其力究竟能否使大地承認，不靜止而運動，不休息而奔波，還是疑問。尤其是因為時代已與從前的神人時代不同了。

太陽——要使她承認而照樣做，即不成功，但強迫她一定是可以的。

哥白尼克斯——倘然可以，我總歡喜去做的。不過所可悲者，我並不是哈克雷斯或奧郎獨，只是佛米亞的一個僧侶而已。

太陽——這事與你這職務有一點關係。據我所知，你的同輩中，從前不是有個數學者（註四）嘴裏儘管在說倘然能在大地之外佔一地位，就可以那地方為支點而轉動天地麼？現在我囑咐你的事不是動天，又你現在正是在大地的很遠之外。所以只要你不承認自己劣於那數學者，一定不難搖動大地的意志。

哥白尼克斯——大王，要做當然沒有不成功之理。不過做起來需要很大的棒。貧窮的我不必說，就是極富的你大王，恐怕也不能辦到製造這棒所必要的原料費的半額，何況製造費！且還有更可怕的一點困難，容我陳說給大王聽：實際，這計劃全體是困難的。大地在這宇宙中一向佔着主要的位置，即佔着宇宙全組織的中心點。大王也曉得罷，大地一動也不動地默默地立在空間中，除了環顧自己的周圍以外，全不做別的動作；而宇宙的一切別的天體，不問其大小遠近，都用了可驚的速力與動量而時時從四面八方迴繞她的周圍。所以一切被造物，在表面上都是朝宗於她的，從來宇宙好比一大朝廷，大地猶如卽玉座地坐在當中，宇宙中其他一切天體猶如朝臣，衛隊，侍卒，各應其能力，守其職分，而服從她。所以大地當自命爲這宇宙中的女王。其實，表面的狀態，萬事的確是像我剛才所說的樣子，所以實在不能批評大地的僭越的想像爲不合理。且我也並沒有否認她對於她自己的評價的意思。

至於大地上的住民，我們人類當然一向自認爲大地上一切生物中最上位的最重要的生物，自不必說了。因爲我們，就是麵包屑都沒得吃的襁褓的叫化子，也各人自認爲一種帝王，且其價值並不下於中國或德國的皇帝。從前羅

馬的皇帝，所佔領不滿世界的半部，而自認爲這大宇宙的帝王，包含太陽，遊星，恆星，及不問眼所能見不能見的一切星的大宇宙的帝王。不但如此，又自認爲恆星，遊星，你大王，及其他一切星的 Final cause (結局原因)，及使這等星存在的唯一目的。所以倘然今回我們設法使大地捨棄她的固定的中心的位置，而像別的天體一樣地開始運動，奔走，——簡言之，設法使大地變爲遊星之一，則其必然的結果，是大地女王陛下及人類的帝王陛下非辭其玉座，絕其王統不可。這樣一來，在他們淘剩的只是許多襁褓屑與重重的不幸了。

太陽——好了，好了，這樣長的話，結論究竟如何呢？你一定對於這件事受着幾分良心的責備，你一定以爲聽我的命令是對於你所愛稱的大地女王陛下的叛逆了。

哥白尼克斯——大王，這意思決計沒有！據我的記憶，這種的叛逆罪的名目，在大法典中也是沒有的。其他無論國內法，國際法，自然法，或關於法律的論文中，也是不會有的。我所要說的，是我們這企圖不是像表面的一句話地純屬物質的範圍與傾向，其影響不但及於物質的存在的領域，而必在宇宙的神聖組織的階級與等位，及一切被造物的相對的優先權上惹起明顯的革命。這種企圖，究

真是擾亂有情動物的一切種族的運命的！因這等理由，在形而上學也必發生革命，又在屬於思索的知識的領域的一切事項上必發生革命。以上所述的總結果，即照大王的計劃把萬物的狀態一變之後，倘然人類仍舊保有有秩序的推理的力與意志，他們定然會發見，他們在宇宙的大組織中的位置與以前維持過來——至少想像維持過來——的情形大異了。

太陽——這種顧慮，我全不耽心。因為我對於形而上學與物理學是同等地尊敬的；如果你問我鍊金術與巫卜術，我也差不多同樣看待的。人類但須曉得返於自然的本分，此外更無甚麼。倘然他們不能滿足於宇宙的階級中的他們的真的位置，那末儘管由他們去反對，推理，繼續哲學的思索，或蔑視各種事物的實證而議論下去罷。他們對於這種辦法，確有特別的才能。所以他們一定照舊有男爵，公爵，帝王，照他們所歡喜所需要而管自繼續他們的空想。從這種觀念上，他們儘能收得他們所認為好的藉慰。至於他們的量見等，絕不能使我不快的。

哥白尼克斯——對得很！關於大地與人類的話已經講得多了。大王，請你想想看，今番的計劃對於別的遊星有甚麼影響？他們看見了那大地與他們完全同樣地活動，而

為他們中的一分子之後，恐怕對於他們自己的赤裸裸的無裝飾的狀態要不足，且不甘必於向來的沒有住居者的寂寞的世界。他們看見只有大地享有那樣多的裝飾與便利，一定大家要懷惡意的解釋。且大地變了遊星之後，他們就要捏造理由，說他們並無劣於大地的點，而向大王強請，也非給與山，川，海，樹木，動物，及其他的住居者不可。於是大王就撞到了宇宙狀態的一大革命，而非支配許多齒草似地從四面八方飛出來的無限無數的新人種族不可了。

太陽——你倘沒有別的用意，這種新人種儘管讓他們生出來罷。他們的數目固然多，但在我不必增加燃料的費用，也可有給他們充分夠用的光與熱。我可不虧空費用而給宇宙以多量的食物，衣服，住居，娛樂。

哥白尼克斯——大王，請稍仔細留意這個問題：從大王的計劃上所必然發生的不便，還有一點，不可不注意。即許多恆星看見大王自己終於坐定了，且不是坐在橙上而坐在玉座上，周身圍繞許多閃亮的遊星而作成一個團圓的朝廷，他們就不但也不想坐定了享樂，且一定也想即王位了。要即王位，非有臣下不可，於是他們一定也想同大王一樣地有許多遊星。這樣，各恆星大家希望有完全服從自己的一組遊星了。這等新來的遊星，都非與大地同樣地設

備又住人不可。到這時候，因了我們這計劃而下降到對於現在的宇宙沒有重要的意義的位置上的可憐的人類的狀態如何，不言自明了。萬一這無數的新世界生出了之後，倘其結果連銀漢中的星的最小片都想造自己系統了，那時候人類將何等損失其名譽！請大王再三考慮一下。

即使不打算上述的事，而只以大王自己的利益為目的，大王也有要特別注意的一點。大王向來縱使不能算第一等的天體，但確是不下於第二等的，即在大地之次的第二位的。且一切恆星，決不與大王競爭，故大王沒有比肩的對手。但到了現在大王的計劃所造成的萬物的新狀態中，各自有系統的許多恆星就全部變了大王的同侶，全部是大王的競爭者了！務請大王鄭重考慮，勿使這改良計劃損害了大王自己的威嚴。

太陽——你不記得你的同侶凱撒的話麼？凱撒在橫斷阿爾卑斯山的途中，達到野蠻人所住的寂寥的小部落的時候，不是說過自己與其在羅馬為第二流人物不如到這茅舍的村落中來做第一流人物的話麼！我也全他一樣：與其在更壯大的宇宙中為第二等的天體，甯可在我們現在這系統中做第一等的天體。但我並非有何種野心而希望把萬物的現有的狀態變化。我的唯一的動機是休息，再說得正確一

點，只是怠惰。所以比肩者多了，或沒有了，佔最上位了，佔最下位了，這等事在我全不關心。總之，我與西賽洛不同，不貪威勢而好安逸。

哥白尼克斯——凡我所能，自當盡力保證大王的安逸。但是即使我這保證成功了，大王永久享樂這安逸呢還是怎樣？倒是一個疑問。第一，這樣經過不到幾年，即使大王不從自己的位置上移動，但大王的心棒上或將像井上的滑車，或車輪地迴轉來，是明白的事。其次，結果大王不設必設一種間隔——無論或長或短——而在自己的心棒上迴轉，又必描出一種軌道來，這也是疑問。迴繞大地的周圍的事固然不做了；但這在大王有甚麼區別呢？恐怕就是大王的自轉運動，一定也在使大王迴繞某種事物的周圍。總之，這事即使成功，也有其事業的困難及所發生的種種故障。但如果大王固執這計劃，我總盡力効勞。萬一我不成功，請原諒這是我的力量所不及，勿謂我不告奮勇而責備我！

太陽——好，哥白尼克斯，盡力去做罷！

哥白尼克斯——還有一點不放心的地方。

太陽——甚麼？

哥白尼克斯——就是我不願因這事而受罰。倘爲了這

事而像那 Phoenix (不死鳥) 一樣地被焚殺，我是不願意的！如果這樣，我一定不能像那鳥地從自己的灰燼中蘇醒轉來，就不得再見大王的面了。

太陽——哥白尼克斯，你聽着：你大概也知道罷，從前像你這樣的哲學者沒有生出來，由詩歌守領世界的時代，我是常常當預言者的職司的。現在我想再來當一回限於一回。以前我在這方面有得法的名譽，你儘可信用我。現在你聽着我的預言：在你的時代以後，贊成你現在所要做的事業的人們，有一二人要稍受火炙一類的刑罰，也未可知。但據我所豫知，你自己可不致爲這事而嘗到不愉快的結果。倘然你要更確實地曉得這情形，再聽我的忠告：把此次關於這問題而作的書獻給法王。(註五) 這樣，萬萬不致失掉你的僧職了。

(註一)「亞爾馬琪斯德」(Alma Mater) 爲古代天文學者德雷米的大著述的題目的阿刺伯訛稱。書題爲「最大著作」，希臘語爲「馬琪斯德」。阿刺伯人又給他加一定冠詞「亞爾」，就造出了「亞爾馬琪斯德」的訛稱，今日已爲一般沿用。

(註二)薩克洛波斯可爲十三世紀巴黎有名的天文

學教授。

(註三)這裏須要曉得：哥白尼克斯曾入教會。他二十四歲時曾被任爲某伽藍的僧侶。但他決不做司祭，一生的大部是研究天文學的。

(註四)這裏所說的數學者，是指亞爾基美提士。

(註五)哥白尼克斯實際獻呈其著作於羅馬法王保爾三世。他的議論爲加特力教會的僧侶所鼓吹，而爲新教徒所攻擊，真是奇怪的事實。宗教改革者路德爾(Luther)罵他是僭越的無學漢，是與聖書意見背馳的人。另外還有許多排斥他的人。

(譯後附記)此文根據日譯本轉譯。因西文本一時買不到，故有幾個專名詞只譯音而未註原文，謹向讀者致抱歉之意。

戊辰五月十三日記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十)

江紹原

小品三〇九至三二一

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寄出

天津楊死鐘君的信，今日收到了，盛意至感。

(三〇九)細菌小於蝦子，蝦子且可吃，則細菌亦何足爲害？

菌亦何足爲害？

疑古玄同先生致周作人先生函裏面的一段——

第二，江次長要的那類書，我只該得起兩種：(一)醫醫醫，(二)說疫。但頗不容易找尋出來。日來當一找，找到即奉上，並請轉達該次長，我願意送給他者也。此類書中我還看見一部妙書，此時不但我沒有牠，並且連名目也記不起來了。此即說『瑩小於蝦子，蝦子且可吃，則瑩亦何足爲害』的那部書(小冊子)。但我記得那書的作者爲勿××(力一七)注意：此係『杜子良』三字而非『肚子

涼』三字也)。此亦可附告該次長，可在杭滬一帶留意蒐訪者也。

紹原謹案 妻云杜子良是她的戚長，江都人，他生前有一次治好袁世凱的病，後被任爲淮關監督，很闊。他的子，有幾個也懂醫道。猶憶今春我和他的第四子初次見面的時候，就譚到醫學。他說起他的一位親戚(或朋友?)，新近從美國學了醫回來，此人因爲要研究一下中國的醫學，時常向杜家借書看。某次他去還『傷寒論』，杜便叩問他對於此書的意見。不問猶可，一問，據說這位留學生可就大加嘆賞，說是『高極了』。今蒙玄同先生指點出杜老姻伯那部小書，然羨巧杜姻兄已不在杭州而到南京做官去了。論理呢，我自然不妨去封信一問。但是我若討了人家先人的著作來看，看過之後，在雜誌上出些不敬之言，試問這與

國府明令提倡的「中國固有」的「美德」，豈不是正相反。算了，還是不寫信去問杜烟兒而直接在雜誌上向讀者們討教吧。哪位知道該書的名目和出售處，務請見告。函寄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

杜烟文顯然是反對細菌病理學（或云微生物病理學）的。但這樣的豈止他一個人而已。參看下面的兩條小品。

八月九日寫

（三二〇）反對細菌學說的一位上海名醫——惲

鐵樵

生理新語（原名新生理） 武進惲鐵樵著 『本書為函授講義之一種民國十五年八月曾向北京內務部註冊此次擬出版後再呈國民政府註冊』 頁卅九 定價大洋六角 十七年出版 上海雲南路會樂里惲寓發行

細菌（博醫會特造羣字以稱之）學說是西洋近代學術一大發見。有了顯微鏡才有它，有了它之後，許多病和非病的現象才得到更滿意更確實的解釋，我們實際控制它們的能力，因而也增大了。

然而中醫對於這細菌學說——對於這全世界文明國家都

相信的細菌學說，是少總要搖頭，表示完全不信或至少不很信的呢。

杜子良的奇語，玄同先生已經告訴了我們（看小品上條）。較近又有一位江蘇籍的醫生名惲鐵樵者，在所著「生理新語」卷二中也發其驚人的議論曰：

細菌學說，西人視為鎖案。余則於病之形能驗之，實多疑義，以為十年以後，恐細菌學說，淘汰無遺，亦未可知。其詳當於下章言之。（頁二十一）

翻到此書卷四，纔知道他所驗的「病之形能」之使他懷疑細菌學說者，不過是爛喉痧（白喉）一種。他說：

吾於十餘年前。常用麻杏石甘湯治喉症。應手而愈。轉機不過六點鐘。全愈不過二十四點鐘。詳說在拙著傷寒研究中。謂非喉症唯一正當治法不可也。西國以喉症血清為特效藥。其著眼在微菌。故西人之議論。以微菌為喉症真確病源。殺菌而病可漸愈。執果以溯因。實足證明微菌為病源之說不誤。然鄙意不能無疑。假使微菌為喉症病源之說。十分真確。必除却殺菌之外。無法能愈喉症而後可。今用麻杏石甘湯。應手而愈。何也。如云麻杏石甘雖能愈喉症。然喉症之病源。仍是微菌。是必

麻○杏○石○甘○湯○能○殺○菌○而○後○可○。然○麻○杏○石○甘○湯○決○不○能○使○喉○菌○有○凝○集○反○應○。不○待○試○驗○而○可○知○也○。且○喉○症○血○清○。僅○能○使○喉○菌○顯○反○應○凝○集○。不○能○使○傷○寒○菌○顯○反○應○凝○集○。而○麻○杏○石○甘○湯○能○愈○喉○症○。亦○能○愈○傷○寒○。傷○寒○與○喉○症○。病○狀○不○同○。微○菌○亦○不○同○。所○同○者○發○熱○形○寒○無○汗○。麻○杏○石○甘○湯○所○能○治○者○。亦○祇○發○熱○形○寒○無○汗○。除○發○熱○形○寒○無○汗○。病○菌○不○能○為○患○。然○則○發○熱○形○寒○無○汗○。是○病○之○主○因○。而○微○菌○非○病○之○主○因○也○。

西醫的喉症血清，從滅絕病菌上着眼，固然有治療功能。今麻杏石甘湯雖不能殺菌，却也能治愈白喉，其原因究竟何在呢。俾君解曰：

西人之說。是質地試驗而得。其所謂微菌。有顯微鏡可見。可以培養。可以染色。可以用血清使顯凝集反應。理論實驗皆真確。施之治療而有效。且環球專門學者所公認。積無數次試驗。而成專門學科。余君雲岫所謂鍊案如山。不容疑議。中醫以想當然之說。模糊影響之譚。欲妄行反駁。豈但不知自量。簡直神昏謬語而已。然而吾所言者。頗不甘自認爲神昏謬語……亦雅復自負以爲是真確之理論。施之治療而有效。不過無形式上可以眩駭庸耳俗目

之○儀○器○。未○經○環○球○學○者○所○公○認○。並○且○爲○環○球○學○者○所○不○知○耳○。讀○者○須○知○吾○所○言○者○。與○西○人○所○言○者○。事○實○不○同○。真○確○則○同○。……既○云○真○確○則○同○。自○有○其○可○以○講○通○之○理○。決○非○互○相○抵○觸○者○。其○講○通○之○理○奈○何○。曰○。是○抗○毒○素○之○故○。……抗○毒○素○爲○內○分○泌○關○係○。乃○無○管○腺○之○所○製○造○。喉○症○之○初○步○。汗○腺○閉○。故○無○汗○。喉○頭○扁○桃○腺○腫○脹○。故○喉○痛○。得○麻○杏○石○甘○則○汗○出○。汗○腺○得○疏○泄○。扁○桃○腺○之○腫○脹○者○。遂○快○然○而○衰○。是○腺○體○不○病○。腺○體○不○病○。抗○毒○之○力○強○盛○。故○雖○有○微○菌○。不○能○爲○害○。其○效○捷○於○影○響○。此○爲○事○實○。非○可○以○口○舌○爭○者○。是○故○以○血○清○治○喉○症○。是○增○加○抗○毒○之○力○。以○制○微○菌○。以○麻○杏○石○甘○治○喉○症○。是○保○護○腺○體○。使○製○造○抗○毒○素○之○能○力○。不○稍○減○殺○。以○制○微○菌○。其○理○同○也○。增○加○抗○毒○力○。菌○雖○受○制○。腺○體○之○病○須○緩○緩○恢○復○。故○愈○期○須○六○日○。保○護○腺○體○。使○其○不○病○。是○直○接○治○腺○。故○愈○期○僅○六○鐘○。是○故○西○人○以○血○清○治○喉○菌○。自○謂○探○原○根○治○。不○知○麻○杏○石○甘○。乃○真○探○源○。真○根○治○。惟○其○如○此○。故○血○清○限○於○種○類○。不○能○通○融○。而○麻○杏○石○甘○。既○可○以○愈○喉○症○。復○可○以○愈○傷○寒○也○。(……)喉○症○之○癥○結○在○扁○桃○腺○。而○治○愈○之○樞○紐○在○汗○腺○。扁○桃○腺○腫○則○汗○腺

閉。汗腺開則扁桃腺腫消。此病之形態。可資研究者也。

(以上見頁三三三至三五)

憚君之所懷疑者，不是微菌之存在，而是那將微菌放在中心之病原論和那以殺菌為唯一目的之治療術耳。然吾輩對於憚君的反微菌論，有幾點也不能不懷疑：

(1) 他說『於十餘年前，常用麻杏石甘湯治喉症，應手而愈』。但這十幾年來，他是否一直用這個方子，而且是否凡『在喉間見白腐之後二十四點鐘，乃至三十六點鐘之內』，次是應手而愈呢？如並非百發百中，敢問其成效之百分率為何。

(2) 怎知道『麻杏石甘湯決不能使喉菌有凝集反應，不待試驗而後知也』？換言之，怎知道麻杏石甘湯決不能殺白喉菌？

(3) 『喉症之初步』，憚君說，『汗腺閉，故無汗，喉頭扁桃腺腫脹，故喉痛』，故治之者宜先疏泄汗腺。但是汗腺所以閉的原因又在哪裏呢？與白喉菌之侵入與滋生有無關係呢？汗腺之閉，扁桃腺之腫，與白喉菌之侵入滋長，究竟孰為病原，孰為病象乎？

(4) 憚君一面說麻杏石甘湯決不能殺菌，一面又斷定它能『保護腺體，使製造抗毒素之能力不稍減殺，

以制微菌』。然則腺體(憚君大約是指無管腺)不受保護，則製造抗毒素之能力將減殺，製造抗毒素之能力減，則微菌受不到制裁，微菌不受制，則白喉病無痊愈之望。既然如此，何不直捷了當的說『喉症之癥結在喉菌，而治愈之樞紐在殺菌』乎？

白喉菌之存在和注射白喉血清之功效，憚君是無法否認的。但他對於喉菌為白喉真因與夫制菌為白喉根治法之二相聯說，則頗起反感，非在文字上打倒之終不甘心。他所用的麻杏石甘湯，也許是個上好的驗方，故他即設法給它一個非微菌說的解釋，以為此解釋苟能覺得，則西醫之微菌說當不攻自破。『麻杏石甘湯決不能使喉菌有凝集反應』也，『發熱形寒無汗，是病之主因，而微菌非病之主因』也等語，於是銜口而出。憚君苟止於此，還則罷了。然他不能，不但不能，而且要溝通西醫的喉症血清和他的麻杏石甘湯。為溝通故，他遂提出『抗毒素』。抗毒素與病菌當然是對立的，故他承認了抗毒素增減之至有關係，就等於承認了喉菌為白喉之主因。他的反微菌論，只是一場無結果。

憚君的議論，於醫學上不能成立外，即以論理學的規律繩之，似亦頗不合。我們年輕的人，應該從他的失敗得

到一個好教訓。

至於麻杏石甘湯的功效與解釋，我希望新醫學家出來切實討論。如他們之中已有人討論過，則希望知者告訴我一聲，以便轉錄。

十七年八月十二晨寫完

(三二一) 單單蚊子吮血，豈能使人患瘧疾！

小品中屢次提到的新安王一仁，也是不滿意於細菌學說的，他著的「中國醫藥問題」頁廿四至廿六上面，有以下的話：

西醫自命為科學。因為他的論病。都說有什麼細菌的。不錯：這是他的精微處。但是中醫的論病。一向是追求細菌發生的原因。細菌的發生。是由天時、地理、飲食、起居、性情、等等的關係、醞釀而成的。不是憑空會生出來的。內經說：「風為百病之長」。風字從虫。凡是虫菌的釀生。都是因風的關係。所以裝罐頭食品。抽去空氣。就不會腐壞了。頭一件看重風。他實在就有細菌的意義了。但是你祇曉得生病之由於細菌。而不曉得細菌因何而發生的。所用的治法。仍然是隔靴搔癢。所以追尋

細菌的來源。更其緊要。

顯微鏡發明之前，任何民族不曾有過確實的細菌觀念，故「中醫的論病，一向是追求細菌發生的原因」云云，實在是不能成立的話。漢醫學以及民間之於若干種疾病(例如瘧)，誠然是常用病虫去解釋。不幸他們所謂虫，往往只是莫須有的，其與近代醫學所發見的各種病菌，當然不配相提並論。此種粗糙的，想像的虫為病原觀，甚至於有些野蠻民族也有，故他們也可以說是有了一「細菌的意義」，豈但內經而已哉。

王君在上引一節文字之後又舉例曰：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證明。譬如西醫云：瘧疾的寒熱。是由蚊子吮血的緣故。要曉得蚊子的生成。是由夏天暑濕醞蒸而生的。你看冬天春天。何以不會有蚊子呢？蚊子的個體。早含了暑濕的成分。那麼中醫舊說的夏傷於暑，秋為瘧疾。不是毫無道理了。所以中醫扼定暑濕。也會將瘧疾治好。而況患瘧疾的原因。決不是單單因於蚊子吮血。夏天多受暑熱，多食生冷瓜果。生了患瘧疾的細菌。一到秋風起時。血液榮衛的循環。不能與外界空氣，作平順的接觸，自然發起寒熱來了。所以中醫說夏傷於

暑，以榮爲舍。秋感風涼，與衛並居。這就是說患瘧疾的大道理。範圍豈不較蚊子吮血的，較大較廣麼？蚊子吮血而生瘧疾。本是有道理的。但是中醫的追尋根本。分斷開來。豈不是理由更加充足麼。其餘的病症。以此類推。我亦不必多說了。總之一句話：細菌是因醱釀而成的。祇知細菌。不曉得醱釀的原因。即便是倒果爲因。還成什麼學說？我們將醫學進步。必要從細菌的形狀。追求出他的原因。更應該將風寒暑濕燥火，以及各種看不見的東西，譬如地理、飲食、起居、性情、的不適宜。一樣會生出細菌來的。就應該都把他分斷開來。纔是追求根本的根本。可不要曉得有形的眼前細菌學。就算滿足了。

細菌的發生，自有微生物學家擔任研究。中醫風生虫和暑濕生蚊等化生說，決不值一顧。關於瘧疾的病因問題，王君之將夏受暑濕，多食生冷，與蚊虫吮血三者并列，也是可疑問的。受暑濕與食生冷，當然能引起疾病。然未受暑濕又不食生冷的人，倘若被瘧蚊所咬，不是仍會生瘧疾嗎？既然如此，可知蚊虫所傳佈的瘧疾細菌，確爲瘧病之主因，而「夏傷於暑，秋爲瘧瘵」之語，只是暗中

摸索了。眞真可惜，王君在發議論之前，竟沒看過以下類的記載。廣學會譯行的「泰西奇效醫術譚」頁六三至六六云：

瘧疾（寒熱往來等症）亦虫界微生物之一種。太古以來。人莫不以此爲濕毒所釀成。及十九世紀後。乃悉得其顛末。蓋千八百三十餘年時。醫學家麥克勒見病人血中之白脉（脉今通譯細胞）。有微黑點與灰色點。形如白脉。而莫能測其故。旋德國格致家又見之。顧亦漠然其理也。迨千八百八十年。法醫士 Laveran 就其所見。詳加考證。始知卽是瘧熱疾之病原。但未悉其傳染法。固卽由呼吸入血。或飲食入身耳。

時英國軍醫 Ross 聞之。追流問源。方悉毒由蚊身傳染。如北歐乏蚊諸邦。卽無是症。蚊多則其症亦多。不得已。復徧考各蚊類。覺中有 *Anopheles* 蚊（此蚊約居中國三分之一者。恆於污水及病血中。沾黏此微生物。生育甚繁。滿布蚊之全身或涎沫中。蚊啣人。則此微生物。亦卽注射入血中。按人身爲紅脉所環繞。微生物入其脉。卽生育於中。至紅脉充溢而破。破時卽人身發熱之時也。（每日一

次，二日一次，三日一次，或恆熱者不一。）其底蘊今可於顯微鏡下。一一窺見。絲毫不爽。……羅氏既以顯微鏡窺破種種。遂令蚊嘯小鳥。鳥果發瘴疾。嗣又歷將人身未被嘯及被嘯各部證之。確知毒由蚊染。乃宣告於世。

王君不是斷定『患瘧疾的原因，決不是單單因于蚊子吮血』嗎？則請再看以下一段：

歷來寓居羅馬人民。每值炎夏。恆患時疫死亡。有望而却步之勢。且其地復低窪多蚊。幾成荒丘也。……英醫二人。與意大利人一。僕人二。嘗至羅馬避暑。日間徧處遨遊。夜間則宿蚊帳中。並不用藥自衛。一時人皆笑之為狂癲。謂其必染劇病而後已。如是者居三月之久。此五人咸慶無恙。其附近之居民中。則已有七人。病入膏肓。莫可救藥。以其屋舍多蚊故也。

最後幾句也給我們一種教訓：

其尤可奇者。印度近有千四百年前之古書出現。稱蚊分九類。並述五類之名。謂五類中有名 *Parvatiya* 者。人若被嘯。則發寒熱。或嘔吐。或手足皆痛云云。又德屬之非洲土人。則羣稱瘧疾與蚊同名 *Mbu*。

此皆為今格致家發明之先聲。可見化外之人。亦非無所不知者。而實足增進吾文明人趨利避害之識見焉。

瘧疾起於蚊咬的主張，和近代醫學中旁的主張一樣，是有其根據與演進史的。普通人所致疑之點，專家們不但知道而且已能解答之，否則其主張豈能成立并得世界學術界之承認。中醫懶於看新書而勇於發表伸中緬西的議論，知者固見而齒冷，不知者則必為所惑，一入歧途，終身不返，關心於近代醫藥及衛生常識在我國之進展者，其注意之。

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寫完

(三二二)英屬緬甸華僑中之舊醫

東方雜誌廿五卷五號(十七年三月出版)黃澤蒼『英屬緬甸華僑之概況』中云：

華醫以中醫較多，大抵半路出家，案頭置一部湯頭歌訣，即出而問世，學識經驗，兩皆缺乏，致被誤死者，踵趾相望。通西醫術者為數不多，(此下疑脫數字，)但規模細小，難與英印人設立者並駕齊驅。鑲牙，照相，多為聯帶營業，華人經營者隨處

可見，生意甚佳，在緬甸各種人中，堪佔首席。

原來不但國內大多數人信中醫而不信西醫，英屬緬甸的華僑也是如此。華僑們自己成見太深，習慣難破，與夫智識不夠和公共事業的不發達，固屬重要原因，然祖國政府及智識界之忽略了啓迪與提倡，似亦應負極大責任。

緬甸而外，旁邊的華僑中或亦有類似的情形。例外固然有，但第一代僑胞的思想總是守舊者居多。舊人物相信舊醫學，豈非當然的事。南洋永安堂藥舖，今年在上海設了分行（看滬報廣告）；加利佛尼亞華僑間的漢醫，居然得到一部份美國人的信仰（看小品下條）。有這些事實，難怪康健報上一位撰稿的人勸中醫們做宣傳工作時，尤其不要忘記了海外華僑。曩者我說過，倘若我是個財主，一定要將余雲岫的「靈素商兌」印十萬本，流通全國。此刻看來，似乎至少還應加印五萬本，專備贈送華僑界之用。「人生在世」，不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外，仍須少生病，或病了立刻就有好醫生鳴篤篤一部汽車開到你的家門口，把你陪送到什麼「IA」的醫院，在那裏日夜的用其「近代醫學」來給你診察醫治，你纔算有福，否則即使讓了滿嘴的金牙，做一輩子照相店老板，試問有多大的樂趣呢？哈哈！

（三一二）經驗與發明孰重？

下見聶氏家言旬刊第一五九期 聶其杰（雲台）編
上海遼陽路聶宅發行 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吳淞藥續君寄贈）

譯日本東方少年記中醫之復興附評

日本自明治初年。政府禁習中醫。所有醫士。均令改習西醫。相沿已四五十年。乃近年來。信仰中醫者。日多一日。且均爲有智識有學問諸人。非愚夫愚婦之盲從者可比。東京且有東方醫學會之設。擬於本屆國會開會時。請求准中醫懸壺之復活云。

同時美國西方沿海諸省。如加利福尼亞。對於中醫。亦多信仰。近有聯合通信社。關於本問題之通信曰。中醫神祕。不可思議。昔人之所輕視者。今則信仰之有如宗教。有數廣廈。病人趨之若鶩。不惜出千百金錢。一嘗此在華將衰之醫藥。因就診者之多。故不能隨到隨診。須於期前約定時間。就診之時。由病人自述病情。有一草藥醫旁聽之。連點其首。言五臟之如何不和。但如飲其方中藥茶。可將其不和者和之。就症者如其言飲之。病因以愈。給以

厚酬并出證書。證明其如何有效焉。

兩月之中。舊金山中醫。因診所太小。而遷入大廈者。已有七人。其中竟有全用該廈之二層三層者。其營業之盛。可想而知矣。

杰按予個人經驗。親友多有西醫治而不愈之症。服中藥而見效者。如卓太親翁之小便出膿血。胡適之君之腎炎。黃伯樵君之糖尿症。舍弟婦之乳塊割症。夏劍承之太夫人之乳頭出血。瞿太親母及蔣作賓君之太夫人盲腸炎症。初所就者。皆京滬聲價最高之西醫。終則束手無策。始返而求諸中醫而奏效者。予嘗一一錄其所用藥方於耕心齋雜記。登諸旬刊。予曩年亦偏信西醫。旋因遺誤數次。而中醫奏效有據。始知盲從迷信之誤人害事也。予近日患痔疾。起坐皆不便。就治痔專醫某君診之。據云施注射一二次。則痔枯落而愈。且無痛苦。索費百元。予思予雖力能辦百元。然貧者將奈何。或病發於內地。無從得注射。則又奈何。將遂不治乎。遂不就注射。而以應付治痔之百元。一并捐入山東賑捐。以示決心也。旋查閱驗方新編有除痔丸。蘇沈良方中有冷水洗法。及古方書數種。補氣血法。兼德國海頓蘇外塗藥。一一用之。竟獲捷效。所有內痔外痔脫肛等症。旬

日之間。悉告痊愈。信知中國方藥多奇效者。蓋西醫之動輒開割。實至笨之法。不得已始可用之。非善計也。予於中醫。初非深有研究。然以予經驗所得。則醫藥仍以驗方為重。多言理論。反足誤事。至於西醫。予亦承認其相當之效用。尤以產科為佳。我國素以此重大之事。托之無知識接生婆之手。誤事不少。此外則清潔消毒衛生調養之普通科學知識。有足以輔中醫之所不及者。至外科刀圭。中西各有其長。中醫每能以調暢氣血之劑。消解腫毒。使無待於菜刀。跌打損傷。亦多佳方奇技。又如符咒治病。亦確為事實。而非虛誣。然近於神秘。非在處可得。故不當重視。但驗方佳者頗多。用之有效。先君子嘗刊印驗方新編數萬冊送人。家慈則就是書中選常用方藥多種。配合送人。四十年於茲矣。服之者多隨手奏效。故家慈益樂為之也。總之醫藥以經驗為主。中醫則四千年來經驗之所積也。西醫除少數經驗方劑外。餘皆近年科學之發明。然化學之分析雖精。顯微鏡之觀察雖密。而微生物病之根本治療法。迄無成效。且無十年不變之醫法。則其幼稚。殊不待言。欲期醫術之進步。要當以中醫數千年經驗所得。更以科學方法研究之。必大有發明也。



紹原按：聶君的譯文與評語中，較重要之點凡三：

(1) 美國加利佛尼亞及西方其他沿海省人之信仰中醫。這固然是事實，但我所希望者，國人對之能有正當的解釋耳。美國的醫學，近來儘管很發達，然她的一般民衆，並不是都有科學的頭腦。坐是之故，確有種種非科學的醫術，在那裏得到一部份人的信仰，能夠暫時立足。西方沿海諸省，華僑甚多，而且他們大都是信漢醫的。旁處我不確知，舊金山則委實有許多掛牌的漢醫和出賣漢藥的藥店。有些美國人，平素常穿中國人洗的衣服，吃中國人烹的雜碎，一旦有病，他們肯找個中醫開方服藥，可說是最自然不過的。倘若病沒治好，他們會一笑置之，心想這次我總算做了一樁傻事。倘若服藥之後，居然所患若失呢，那便會一傳十，十傳百，鬧得滿城風雨了。愈是漢醫的門庭若市，前往求教者便愈多：誰不喜歡湊熱鬧，學時髦，換口味，走僻路，將信將疑的『試它一試』呢？記得一九二四年芝加哥某公司忽然在當地的報紙上大登廣告，出售『中國的好運道戒指』，並且說明，凡買一個去套在手指上的便可以走好運。此物的確頗流行一下：從廣告畫

看來，它的形製並沒有特別的地方，只不過面上鐫有『好彩』兩個漢字，筆畫來得很肥腫。我們若明白美國的普通人爲什麼肯買好彩戒指，便能明白他們爲什麼會信仰中醫。目前留美漢醫們的生意不知如何了。但即使它還很發達，或現在雖已稍衰而將來有一天忽然又大盛，也不足爲奇。時髦的變幻，過於夏雲；西洋的醫學，如日行天。

附註：約兩月前，商務印書館運到兩本西書，美國醫學會雜誌及醫史會刊主筆 Morris Fishbein 原著，是專攻擊美國流行的各種不合科學的醫法的。兩書共售大洋十元，我實在有點買不起。茲將書名章名抄在下面，有錢者請自己去購閱。

(1) The Medical Follies. (Analysis of the Follies of the Healing Cults, including Osteopathy, Homoeopathy, Chiropractic and the Electronic Reactions of Abrams, with Essays on The Antivivisectionists, Health Legislation, Physical Culture, Birth Control and Rejuvenation.) 七版

(2) The New Medical Follies. (The Cult of Beauty; The End of Electricism; The Fickle Perfect 36; A Dictionary of Occultism and Quackery; Bread

and the Dietary Fads; Physical Therapy; The Present Status of Rejuvenation; and other essays.)

(2) 漢法醫在日本之「復興」。——末二似乎只是或種事實之誇張的表現法。周啓明先生來函云：

日本醫學雖已完全西洋化，但『漢法醫』仍在草間偷活，現在也似乎有點作亂的意見，常見有妄人提倡『皇(日本)漢醫學』的書(旁註：見有廣告)和文章。(十七年七月一日，自北平發，該北平，據周先生通信云，在『青天白日旗之下充滿反動與投機之空氣，其腐化與以前一般無二』，若以北京較之，『只差一個屁(P)字而已』。)

作亂也罷，復興也罷，這種運動，偶爾出頭則在所難免，若想起西醫而代之或與之分庭抗野，怕是無望的。此有兩個重要的理由：甲，日本學術界之於近代醫學，已成爲切實貢獻者；乙，漢法醫可取之點，日本醫學家似已能抽出，審定，并吸收融和之。所以依我猜測，不是漢醫學在日本不能復興，而是它已無或將無復興之必要耳。

附註：上海醫學書局所出『醫界之鐵椎』(和田啓十郎原著)想係提倡「皇漢醫學」一派的著作。容另論之。

(3) 中醫經驗方劑與西醫科學發明之價值問題。

以經驗爲主者，豈但聶君所說的醫藥而已哉？然經驗是迂緩的；它不是常恆警醒，而是需時過久，犧牲太大的。因爲如此，所以人類進步了以後，不得不濟之以學術研究。學術研究者，以常惺惺替代經驗之迂緩，運用得當，能縮短經驗之過程與減少經驗之犧牲者也。四千年經驗之所積者，四十年的學術研究能抵之；四千年經驗所未必能發明者，四十年，四年的學術研究或能得之。聶君言西人『無十年不變之醫法』，然我們應知中土亦無十年，百年，千年不變之經驗。我積千年之經驗方知改弦易轍者，彼能以十年五年之學術研究發明之；我經過了百千個年頭與千萬條人命的嘗試，尙不能自知其謬故不謀改變者，彼能以少數學者聚精會神之觀察試驗洞知之。孰爲『幼稚』，不辯自明。此而不知，何必譚學問。

附註：關於經驗與發明二者價值之比較，余君雲岫及他人的作品中，必有精闢的議論，後若發見，自當抄出，實吾小品。

十七年八月十四晨寫完

露茜啊

白波

謹呈芳

「當你不在我的面前的時候，

我好像此生中已不能再遇到你似的着急；

當你坐在我的面前的時候，

我又一定像瘋了一般的用誇言使你皺顏；

我是一個想做英雄而失敗了的男子啊。

「當我立在你的面前的時候，

你好像是準備好了我的來擊的一切；

當我不在你的面前的時候，

你又必從枕邊檢讀我的悲惻的書簡；

你是一個想脫離人間的懦弱性而不能的女子啊。」

露茜，我親愛的露茜：

自昨日我的弟弟返家後，可住二三百人的一塊宿舍，祇有我和二三個留校的職員住着。我是有一個毛病

的，就是最怕靜寂，雖然有時我又討厭熱鬧。今日自早上五時起來翻譯了一個上午後，吃過飯一個人回來要想午睡，但一入床因想着了你的婚姻事情，我又睡不着了。在枕邊我順手找得到了一冊新出的雜誌，內有一文是記述托爾斯太的在七十餘歲時的生活的。那文中說，那老人家爲了他的堅強的宗教信仰，他竟討厭起與他共同生活有四十五年之久的妻起來，但當他一想到她的終生爲了他而沒有快樂過一天，他老人家心中一軟，又好像要掉下淚來了。我讀了這充滿着人生的苦惱的記載文後，我發生了一個幻想，幻想到就是我們兩人結婚了，煩惱不煩惱且不去講它，像我那樣的衰弱的身體，或竟不能和你偕老。你年紀也不小了，你或許可以做我的姐姐，雖然你不肯對我說明你的真確的歲庚。可是你的身體是強壯的，你的青春雖已失去，你的色相還未衰退；當人家對我說你我的年齡不合的

時候，我必發火，所以有一天我竟伏在你膝上說：『你就是四十歲，五十歲，我也必要娶你爲妻啊！』

露茜，自從上星期我和弟及你，你的姨媽及你的一個小妹妹，你們叫她秋香的在法國公園中散步出來，在我的房中坐下閑談時，由你的姨媽向我談起要代你爲我做媒的話後，我的頭腦中便沒有一時曾和此新奇的念頭分離過。你想，我生的既不能像古時英雄的能使婦人一看便傾心，我又沒有相當的家私可以供給我們的生活的費用。我想來想去想不出你會叫你的姨媽向我提出婚姻問題的理由。我所想得出的，祇是：你對人生已告疲乏了，你常對我說，你對任何的遊玩都不感到興味；像從你們這種人家，出來的人理應是吸煙打牌的，可是你却一些嗜好也沒有，你所有的慾望，祇是想穿一些漂亮的衣裳，可是有時你也竟一些脂粉也不塗的穿着黑色衣裳來看我，你的身材是很長大的，因而使我覺得你的確是一個我的忠實的好姐姐。你對生活也感到疲乏了，所以你想來找一個人生的歸宿；依理，像你這樣的人家的人是應得喜歡無謂的虛榮和奢侈的，可是你上月前曾一時喜歡過跳舞外竟願意和我到鄉下去住。是的，一個女人到了相當年齡是會喜歡安靜的生活的，我看見你在公園中一見外國的生的可愛的小孩時便立定了脚呆看，我明

白你是在願意做一個善良的母親呀。

露茜，你雖則不肯告訴我你在二個月前做咖啡店的 *Maitre*。以前的歷史，好像，你告訴了我後我便會厭惡你似的，除了你對我說你在包龍醫院中當過看護婦外。其實我雖不能是一個英雄，我却不是一個懦漢，會因了你的過去的歷史而對你起變心。一個專在背後造你的謠言的人說你是妓女，淌白，我聽了之後自然氣的想和他決鬥，可是我也應得感謝他，因爲聽了他的幾句話，我更加愛你。我常說，你若是生在中人以上的人家呢？你是一個交際的明星，是一個震動全上海的奶奶。可惜現在的社會制度不良，你的環境不許你讀書，祇因缺少了這一點點的虛名的教育，你竟被萬人公罵。像你那樣的容貌，那樣聰明的頭腦，真是如你的姨媽所說的，祇要教你讀三四個月書，你一定能讀一切的書。你現在雖不讀書已能看普通的書信，用普通的英文單字。

你的姨媽對我已兩次提起你我的婚姻了，而我竟昏昧如此，至今還沒有給她一個明白的回答。我說，茲事體大，須得與友人商量後再定。其實除了經濟以外，有什麼事我是去和他人商量好了後而做的，這顯然是我的卑鄙的表現，遇事不能有決斷的處置。大概是因了我的優柔寡斷

的緣故罷，你前日把每日放在我的案頭的你的照相也帶回去了，你不是表示與我決絕了嗎？我寫了二封信叫你在星期日到我這裏，你能不能來呢？

今日我仔細想到假若我們結了婚之後的種種事情。在上海住慣的人，我也是一個，最感不便的便是沒有錢來用。我一個人是不要緊的，就是做乞丐也不妨（雖然因我說了這句話而使你嘆息）的，但若你來了，我的努力就是要使你快樂。我的家裏是一錢也不能寄給我們弟兄兩人的，所幸自二年前起我們能弄一些文章來賣給人家，弄的好呢，一個月倒也可以有百元以上，的稿費的收入，我一個人若努力一些，在出版物如此發達的上海，一百元或許可以弄到，因為我能整日的埋首翻譯。可是現在一個人一個月至少也要用五六十元，我們兩個人後非得租房子不可，這樣開銷不就會很大嗎？況且文章的能否出售，也得受一些時與場所的影響，現在我一個人就是一個小錢沒有也不要緊，你來了後就不行了。但是我仔細代你想，你既不喜最化錢的跳舞，也不喜歡看電影，更不願意叉馬將，則你還會用什麼錢呢，所以這層我也漸漸安心了。

第二，你雖然說祇喜歡住在屋裏，看看小說和吃西瓜子，但當我和你共同外出時，你的見了你在開咖啡店中認識

的其餘的學生便和他們招呼，頗使我不快。我不想來獨占你，但你若做了我的妻而仍不改去這種行為，我是覺得一定會使家庭破滅的。我最怕你的過去的生活使你養成一個脾氣，一個連自己也沒有法子改去的壞脾氣。

回憶起我們兩人的初次認識，已是二個月以前的事了。三月十五日我的日記中有底下的一段記載：

「八時半由上海到了K鎮，我又第二次的進AS了。那時一個客人也不在，坐下了後，前天很能幹的招待我們的女子竟一個人來坐在我的身傍。今天她穿了一件袖口很大的舞衣，一個苗條的身材，一張白而小小但很肥滿的臉，笑起來露出一排細整的美麗的牙。『像小孩』三字，的確也是一個女子很重要的美的條件，她是有此條件的。她生的雖然已完全是一個大人了，可是笑的時候却完全是一個小孩啊。她先訴說有某校學生故意來和她『打棚』，她自己已知道如何招待他們的，可以她的妹妹們却不懂說話，所以他們便算怒了。

——他們不能說上海話嗎？我問。

——說上海話倒好了，他們說一些亂七八糟的法語德語。

——客人大概很少罷？

——下午一時至四時是沒有客人的，晚上九時後則全是客人了。

——你的貴業，她忽然問我。

——我是一個學生，是K校的。昨天已對你說過了。——我記起了。

於是她說到她的歷史，她曾在醫院中辦過事，在女學校中教過書。她的英文的發音的確不錯。她用墨筆來把自己的名字寫給我看。」

自從那天以來，我每走過你的菜社我必進來一次，我並在你這裏包了飯，預備可以每天見你。四月十八日我的日記中又有底下的記述。

「我的心臟素弱，一些刺激也受不起。你想，我是一個從未受過女子的愛撫的人，現在一旦得能每日親近一位理想中的美人，我的心臟那得不起一些變化呢？白天飯也吃不下，一到夜裏，精神雖是異常疲乏，但入睡却是不能的。昨夜入睡，已在十一時電燈滅熄以後了，在床上和弟談了半個鐘頭的天後，弟先入睡了。我呢，翻來覆去，精神的疲憊已達極點，但精神愈憊，我愈不能合目。且因不用蚊帳，有二三個蚊子在我的耳邊嗡嗡然叫個不休，捨之不去。剛覺到可以入睡了，又被嗡嗡的一聲驚醒了。心胸

乃作猛烈的跳躍。啊，我想不要再想着她罷，明日天明後再想她罷，可是她的和小孩一般的笑容，她的和泉水點在岩石上的輕脆的話聲又都歷歷在我眼前。我覺得夜真已深了，我已不能再作胡思亂想了，我乃學一個老年人教給我的，當睡不着時祇要心中默數一二三四五……便行。可是這有什麼用呢？我想到天才電影家卓別林的名作『巴黎一婦人』中的 *Art's* 的悲劇。我又覺得一切痛苦均起於一種不調和，好像我是一個從未和女子發生過關係的人，可是現在第一次遇到她，我又非得裝出一副老練的腔調不可，這便是我的蓮心獨苦處。」

四月二十日：「近日飯量大減，什麼事都是昏昏沈沈，晚上自十二時入睡後，一定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眼鮮目明的聽打更的竹筒聲，校役的從夢中起來開自來水龍頭的水聲，耳邊蚊蟲的烏烏聲，啊，我是爲了她而痛苦啊。」

昨夜到她那裏去吃夜飯時，我把我的在某報上代她做的記事文給她看，她伏在我的身旁看，後來有許多客人來了，她似乎不好意思似的走到屋角中去看。人家要搶來看，她打起蘇州白一定不肯，並說自己也要去買一份。我在店中忽然看見有一個可愛的小姑娘，我請求她允許我帶她

到我校裏去玩，她立即答應了。那夜，當她乘車來接小姑娘回去的時候，她走出來和我緊緊的握了道別之手。」

四月廿五日：「我又走到她的店裏，已成爲一種定規的生活了。每日吃過飯，一些也不看的，祇等自鳴鐘的打二時，我便可以出發去。今天我不到二時便到了她的店裏，她一個人已來了。那時她在揩面，理髮，我坐在她的身傍仔細看她點脂胭，上粉，一言也不發的。我忽然記起了似的說：『我們到法國公園去玩玩怎麼樣？』她竟欣然答應了。她叫我等一會，在裁縫店中取了一件新製的馬甲，和我一同坐電車去。在園角的椅上坐了一會，她說店裏忙，便急急回來。」

晚上遇到一個半日假仁假義的滿口社會思想的日本學生，他說她耳上的真珠是假的，言下頗有看不起她的意思，我不禁欲爲這批好名的虛偽的日本青年一哭。」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許，門上忽有敲門之聲，呼之進來，是我們老朋友C君。C君是一個喜歡都市的藝術生活的青年，他今日是特意到露茜的店中來吃飯的。露茜當然在店，先坐談了一會，等弟祇是等不着。我們先吃了一些皮酒，露茜不許我吃，但我却吃了二三口，雙頰已血紅了。C君也是從未吃酒的，他一個人吃了二杯，說頭裏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打圈子。他要我們送他上電車，她答應了。送C君上電車後，我們兩人在樹陰下的馬路上步行歸來。」

你看我的臂多冷！她當我用手握住她的雙臂時這麼說。

呀，肉的誘迷啊。我在她的耳邊自白了我對她的愛，我好像在天堂中一般的乘雲駕霧，看看她的店快走到了，她恰巧的以手放在背後，叫我去和她握一個臨別的手，握畢她逃一般的逃入店內了。我的心中乃滲上了一陣好像是飢餓的空虛」。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許在樓下的私室中午睡醒來（我近來每晚睡於此室中），埋首翻譯約有二小時，沈沈的暮春天氣，陽光無力的射進了我的窗戶，我一個人穿着睡衣，赤着腳，像隱居一般的伏在全室中獨有的小桌上走着鋼筆。一會停筆的休息，又使我想到她。我想到她的豐腴的肉體，活潑的態度，將來（也許最近）或許被他奪去，我不是中古時的騎士式的英雄，可以拔出劍來和人家決鬥，我也不是擁有大財的富翁，可以雇保鏢來把我的情敵殺死。啊，我想到了昨夜C君的說要出售他的手銃的話了。我必得向他買來，隨時藏於身邊，使像我那樣的無

力而情熱滿胸的弱者也可以演一二齣英雄的悲劇呀。我總不能把我的仇人殺死，我也得像卓別林的理想中的藝術家自殺呀，一時我心胸興奮極了，不覺念出了底下的幾句：

「朋友，請你把你的手鎗賣給我罷，
我可以用它來自殺，
我可以用它來殺人，殺死我的仇人，
這是最弱者的最後的惟一的武器啊。」

四月三十日：「昨日下午六時許我到她店中去吃夜飯時，我遍尋露茜不得，我問她的一個天真的妹妹，她說道：『阿姐病了。』她又道：『下午二時許我到家裏去叫她，她病了，害我在電車上跌了一交。』說着她以手臂上的傷痕給我看看。呀，露茜，你如此強壯的人，也會病了嗎？昨夜我想親自去看她，但她千萬叮囑我不要去，且路也不熟悉，所以祇得苦悶了一夜，今日去了四五回她還是沒有來。我急的坐立不安，我立即寫了封快信去叫她出來。」

五月一日：「今天露茜在下二時半便來的，但因她已知四弟及強弟上了電車，所以未便下車，在強弟家中坐了一會，他們還要到別處去，我却非得立即回到K鎮不可了。那時她正在和一羣客人在密室中聚談，我在外面等了一會，

她出來了，我約她去看電影，她說店中事忙，不能走開。我似信似疑的口吻道：『你不肯。』她乃說：『晚上六時到你校裏來看你，——這樣你總滿意了。』我乃告辭出來。

回到學校，房門上的二個鑰匙被強弟及強弟拿去了，沒法，祇得用梯子來從窗中爬進去。五時半起便在門口等她，她祇是不來。約有六時半光景的辰光了，我等的不耐煩起來了，我乃預備走去找她。走到半途，遙遙看見三個穿的很漂亮的高跟鞋囊囊的女子手裏都捧着花走來了，我立即認出其中身材最高的是露茜。她說，她們兩人，一肥一瘦，是她的朋友，現在在G.E.做舞女，我們四個人一道走到了學校；G.E.的二個姑娘一見學校中牆上的大鐘已是七點鐘了，好像吃了一驚似的，說七時半起她們非到場不可，急急的回去了。我乃和露茜兩人在房中暢快的談天。我說：『今夜不放你回去了。』她說：『呸！談也勿要談伊。』我看她滿身是汗，她說因剛才舞了一會的緣故。一會，我們兩人並肩的在馬路上散步，我真是一個戀愛的勝利者呀。」

這一天可說是我們的歷史上最最高潮的一頁，我真好像是一個南面王，你已是我的占有者了。自從那天以後呢，我的日記簿漸漸變為陰沈的記錄了，我的屢次請你和我同

玩的被你拒絕，有時我的朋友來的時候你故意不理，凡此都使我顛蕩非凡。且自那天起你店裏也不常來了；我乃終日在馬路上影戲場中磨滅時間，竟有些自暴自棄的樣子了。

覺得我真是沒有資格和你做朋友似的，而終日占領着我的頭腦的，不外是悲慘的自己的未來的命運的來臨。例如五月十日的日記中記道：「我近日來因種種的感觸，例如好好我和露茜同坐在吃飯的時候，猛地裏被窗外一個粗大的男聲來把她叫去了，我覺得現在祇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像已故明星凡倫的諾對女子慣使的，當面把她辱罵一頓而放棄之，一是如最近卓別林在『馬戲』中所表現的，看見人家有了新戀，自己可以走開了的時候，他乃知道弱者和人家競爭時是沒有好結果的，反不如成全他人好事，自己『SHEEP』的為妙。我買了二枝洋燭，預備在樓下小室中寫一篇小說，題曰『一個想做英雄而失敗的男子。』」

每日下午的白等，每次請你同游的被拒絕，使我起了一个暫時返家的念頭。一則我覺得我再住在你的店的附近有變為瘋狂的可能，每日飯也不吃，工作也不做的祇想見你的面，親近你的肉體，弄的人也瘦了起來了。二則我在家可以作一些反省，決定我以後應取的態度。可是住在家裏，除了想着你外我能做什麼事呢。母親的多言常常使我

發火，我祇是嚷着要回學校去。晚上看看你的照相，常常使我發狂。在家中接弟來信，說你店中的一個『苦腔』的女侍者（因為她生的的確有些苦腔，和你一比，）一定跟着我的一個朋友走了。你很是生氣。所以我在家不到六天，我又奔來上海了。下車後把手行李放下後立即到你店裏來，你還是不在。

第二天你來了，我當然是在你店的對面的一間朋友家裏等你，可是你的一副冷冷的，使人捉不着頭腦的行為，使我見了傷心。我覺得可以早些歸校了，在房中垂頭喪氣的看一看有半個把月沒有翻過的書報。可是八時許，你却又和苦腔的侍女來看我了，在月光之中，你把身子隱在馬路旁的樹下。這是第二次了，記得第一次我因你故意不招待我的朋友，那時已是半夜十一時了，天又好像要下雨，我氣的把叫好的菜付了錢出來，你乃和苦腔的侍女奔來找我，同是在那樹影下的電光隱約的馬路上，可是第一次我看見你在拭淚，這一次你祇是一張動氣的臉，口裏不住的嘆息。當然還是我陪你的不是，你說你為人也太難了，太容易得罪人了。我那時對你說，我沒有什麼大的要求，祇求你不要討厭我。我的心裏呢？我是很確切的明白你的所以趕來是爲了你恐怕要失去一個主顧啊。

其次的幾日，你店裏也不大來了，三天一次，來了後也是冷清清的，客人也漸漸減少起來了，外間的無聊的攻擊也不絕的襲來。可是有一天，你對我說你來的一天，我又吃過飯就到我的友人處等你，我順便說起近日爲了你什麼事都不能做的話，這個占領了苦腔的侍女的我的新友，近來對我的確有些異樣，如拚命造你的謠言等。那天我說了我的所懷後，他叫我到他的房裏，對我說：「你以後可以不必再去和露茜胡鬧了，據她——即苦腔侍女——對我說，露茜的意見是：第一你須得好好地讀書，第二，你沒有錢。她說要你讀書，不是關心你的前途的意思，她又不是你的姐姐或妹妹，那是說，要你以後不必再到她那裏去。至於她的愛錢，你看了她的穿着就可明白。你每日能乘汽車伴她到跳舞場去，她一定是你的人了。」說畢他發肩一笑。我當時身邊若有一把手鎗，我必先把此巧弄口舌的我的朋友擊死，然後來擊死你，第三自己是。的，這幾日中我除了想殺人以外一些東西也想不到。我到無言的看了幾眼後，叫苦腔侍女去回歌了你處的包飯，我是十分的準備好和你決絕的。次日的日記中有底下的一段記錄：

「我覺得他的確太自私自利了。他自己得了苦腔侍

女，便存心要來破壞我和露茜的關係。露茜的厭我，固然是事實，可是在背後的幾句話，那便能算爲動火的原因呢？我在她背後有時也說她的短處的，若她也以之爲與我絕交的藉口，不很冤枉嗎？我現在又復到了二個月前的孤獨生活了，他或許會微微感到一種快感罷，人本來是一種殘忍的動物啊。」

第二天，你又來了，我當然又進來了，好像一個小孩在倉卒間做錯了事而來認錯似的，却是一張笑臉來迎我。吃完飯我問你何日再來，你說後日。

次日在校中太覺無聊了，由弟發起到上海，我贊成了。我在太陽中走了五分鐘，是預備在你的店裏吃完飯等弟共同出去的，可是當我走入你店的所在的弄堂時，平日遠遠可以望見的蘆簾已不在了，我急忙入內一看，祇見有三四個工人在做牆壁窗戶的破壞工作。這些新牆和窗戶，完工的還沒有到一星期。幾個廚子也立在旁邊呆看。四日前你的店前早已貼過一張出盤的招紙，想不到會如此快的便關門的。我一時好像身在小仲馬的「茶花女」中茶花女死後的遺屋中，雖然我不甚亞猛，你也沒有死。我感到一陣心酸，是爲了屋在人亡，此生中無緣再見你了，二是在上一日也不告訴我，可見你的心已變了。可是在極點的

失望之中，我又感得了前途的一線微光，因為你昨天對我說今日一定要看我，那時可以打明一切，你說，或許可以和我到鄉下去玩。你果然又來信，說後日一定來看我。

六月一日的那天，我一早起來，十時叫了學校的新車子來接你，那知到了你家裏，你的妹妹說你已等了我許多時候等不着而出去了，我無法祇得乘原車返校，你還是沒有來，電車的遲緩，是無可諱言的了。我坐在房門中候你約有五分鐘，你穿着一身黑衣裳來了。你的老毛病是到了就要說轉去，叫你吃東西你一定不要吃，所以那天連午飯也沒有吃，我一心要你吃飯，你以出走二字嚇我，於是我們兩人都沒有吃午飯。二時半二人又到法公園，你千萬叮囑我不要到你家裏來。我約三天後再到我的校裏來，你允許了。

今天，我寫信約你來看我的，今天上午，我正在整理房間預備你來的時候，我的父親忽然來了。他約我出去，我說十一時許有人來，但他似乎有在我校裏休息的意思，我慌了，在學校中叫了一輛汽車到了旅館，看看時候還早，還沒有到十點，你或許沒有出來，我立即乘車到你家裏，遇見了你的阿姨，我立即問：「三小姐呢？三小姐呢？她沒有出去嗎？」她說道：「她到對面木匠店中去打電話

給你了，說今日我不能到你校里，改在他處面會。」說着她對你的一個妹妹說道：「你快些去叫她轉來。」我在你的床邊坐了一會，你的阿姨說今日是星期日，你的父親在家，你的父親最不喜歡有男子來看你，所以我坐在一張放在櫥邊的沙發上。一會，她似乎看見你回進來了，唉息的說道：「三阿姐回來也不敢進來啊。」我和你的阿姨說了一些關於定親的話，她說不知我家鄉的規矩如何，在上海也有以金錢包代的。說畢，我說午後一時在B影戲院面前和你面會。我乃告辭出來，到了旅館中和父親及五個好像是鄉紳那樣的同鄉在公園中玩一回後，在店中吃了午飯，我乃急急匆匆的奔向B戲院來，在面前等了一會，你乘黃包車來了，你的頭髮全梳向後面去了，你穿着一件黑紗的旗袍，一雙白色的高跟鞋，高高的身段兒，一張白而活潑的臉。呀，露茜，你的確是一個上海的時髦人呀！影戲你是不喜歡的，且時間還早，所以你說：「快些跑，站在這裏幹什麼！」我乃和你一淘走。我這時身邊適有一冊譯稿要去交給C先生，我請你和我同去。我們乘公共汽車到了C君的家裏，第一你一定不肯進去我，再三的敦勸，說須在裏面談一會天，所以你終於同我進去了。見了C，我給你介紹道：「這是密斯W，我的朋友」呀，「我的朋友」，我竟有一

個像你那樣的朋友了，當我說那話時我心中的愉快，和我面上的榮譽啊。

在會客室中坐了一會，你一句話也沒有，約十分鐘後，我們辭別出來。我問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你老是抿着嘴說要回家去。我以一雙沈重的眼來看着你，說道露茜，你何必如此，一句話也沒有和我講便欲回去。我又說從那裏到我的學校已很近了。你說：「真的」？我知道你已有和我同到學校中去的意思，我乃叫了二輛黃包車。在車中，我看你以左手支頭，似乎是十分煩惱似的，我問道：「覺得不適意嗎？」你沒有回答。到了我的房間，鴉雀之聲俱絕的我的房間，你坐下在藤椅上一句話也沒有說。你的臉又是尊嚴，又好像在發怒，也帶了一些可憐。啊，我為什麼要你走如此遠的太陽路呢？我真是太獨福了，不顧人家的死活的拖着就要你走。我看：你的昏沈的臉，你的合住的眼，躺在椅上的不則一聲，以手帕掩住的臉，我髻髻覺得你已入重態，我禁不住要跪在你的身傍痛哭，痛苦被我拖的生出病來的愛人啊。幸虧你一會好像醒過來了，你漸漸有起話來了，於是我方才快樂起來，和你照例的看看書報，談談閑天。有談到閑天，我是有一個毛病的，便是插入許多使你不開心的話，今日我更加瘋狂了一般的，問你

愛上幾個男子，你和你的弟弟是否是真的同胞姊弟，二人之間是否發生過關係，並帶笑的問你，你的肚子似乎有些大了，是否要生小孩，現在你的阿姨要把你嫁給我為妻，是否要叫我做此腹中的小孩的父親。凡曾在夜間我的下意識作用中出現過的幻想，我竟仍在做夢一般的對你說了。你呢，祇說「你不要說這種沒良心的話！」一句，你沒有動氣。現在，我在半夜二時的一間旅館的房間中，四面除使人頭碎的馬牌聲外無他物的醜態的旅舍中，使我想起了我的卑鄙，我的為現社會侮辱女性的男子的代表！啊，露茜，你確是一個好人呀！你的仇人說你是如此，和你一會面的朋友也說你是如此。你永不會發火，你真是現社會的被屈服的女性的代表者呀！我竟說到你和你的弟弟……這種話，我想除了喪沒了良心的瘋子外是誰都不忍說的，而我竟說了。

在房中約摸談了有三四小時的天，而你我的正經事婚姻問題却一句也沒有提起，我特地叫你來做什麼呢？我問你一個月要用多少錢，你說「住在家裏要用什麼錢，我有錢的時候並給弟弟們用。」唉，你的確是不常出門的呀，你路都不很熟悉，我則竟十萬八千里的來虛想你的浪漫生活史。你在家中確是一個好人，什麼人都得感激你，連一

個背你而走的你店中的侍女也不得不說「三小姐是一個好人。」

在電車中，我們又談到許多話。我們偶然談到白皮鞋，我說西洋女子是不大穿白皮鞋的，你一定不信，要在馬路的外國女人中計算。適正那時車外有一個外國老婦人穿着一雙白皮鞋走過，我因自己的論證被破，輕佻的說道：「老太婆是不能算人的。」你聽了這話真有些動氣了，「人家害你什麼，你便要破口罵人，我看你真太……了。」我默然不語有好一會。電車到了目的地後我提議步行一段路，這時我真覺得你是一位聖潔的慈母，你的「你真太……了」的一句話使我的良心發生如分裂一般的難過，唉，我近來竟變得如此輕薄了嗎？滿口都是虛浮的話，明明自己是個窮指大，却偏偏喜歡講坐汽車住洋房的話！呀，我原來的目的是爲了你的，現在則徒然反映出我自己的淺薄和卑賤而已。我難道便能以如此的花言巧語來奪取你心嗎？就是我用欺詐來把你的心奪來了，這樣的你難道是我的意中人嗎？我發見出我在第一次對你已存了一個壞意，以爲你不是好人。

從今日的你的吞吐裏，我深深的覺察了你的那片真實之心。你的所以要開咖啡店，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你看見我的生活有些荒唐了，每天在上海玩，種種最不好的慾望，如發財慾等也次第在我的頭腦中生根了，你乃想來救

出我。可是我却把你的好意認爲惡意，以爲你在看我想什麼，唉，上海人來看想你的窮光蛋！我的心中的竊笑，（因爲我自己承認是沒有被女人愛上的資格的），就是我的劣根性的暴露。你是存一個犧牲自己而救我出此頹唐的生活的決心的，所以你常常勸我不可抱墮落的思想，讀書時代須得用功。今天你說，「每當你來我家的時候，我家的人都以爲我在快樂，其實我最憂愁！」呀，這話我是早已自他人處聽到的。你不喜歡我的虛浮的和發瘋一般的話語，但你不所以不決絕我是因爲尙可憐我，尙欲救我。因而你既不被我了解（我常常以爲你在嫌我沒有錢！）你又被你的家人所誤解！

露茜，我了解你了。你的偉大的犧牲精神，你現在也不反對和我結婚，而我還是全篇虛文，不想出一個確實的辦法，夜已深了，我不能再寫了，鄰室的馬將牌聲，還不絕的在奏它的交響曲；妓女的笑聲，使我記起今晚我們在馬路上遇見二個十三四幾樣子的在頭的左右兩端梳着二個圓髻的雛妓時，你好像吃了一驚的說：「我最怕這些人！」你不會在遠遠的家中的半夜熟睡中因下意識作用而聽到了我所住的四週的惡環境而驚起來嗎？你更不會從在你的阿姨身傍（你是和阿姨同睡的）的深夢中因我的和瘋狂一般的，全不，也不想了解你的祇當你是玩物一般的，貪撫你的豐腴的肉體而驚起來嗎？露茜，我看到你的安祥的帶有慈母憂愁的睡顏。

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夜半二時上海C旅社。

蘋果樹

英國高爾斯華綏著

汪儁然譯

(五)

他醒時，覺得彷彿昨夜吃得太多了，一點也不覺得昨夜並沒有吃過什麼。而且昨夜的浪漫事件似乎是遙遠而不真實！但這是一個黃金的早晨。完滿的春畢竟出現了！在一夜之間，小孩子們所喚做『金杯子』的那種花似乎是獨霸郊野了，他從他的窗戶能夠看見蘋果樹的花瀾漫果樹園中，彷彿是一張紅白夾雜的錦被。他走下樓去，差不多怕見美根；然而當不是她而是納勒康夫人拿他的早餐進來時，他覺得煩惱而且失望。這婦人底銳眼和蛇頸今天早晨似乎越加活潑了。她注意到昨夜的事情麼？

『原來你同月亮昨夜一同散步哩，阿雪司特先生！你在什麼地方吃過你的晚飯麼？』

阿雪司特搖搖頭。

『我們替你留下了晚飯的，但是我猜你頭裏想心思得太忙了，所以沒有想到吃飯的事情吧？』

她是在嘲笑他麼？她的聲音於西部的模糊口音之中保存些威爾士的清脆。假使她知道了！在那時候他就知道：『不，不；等我走開就是了。我不願置身在這種事與心違的地位裏。』

但是，吃過早餐以後，想見美根的盼望與時俱增，又加一點怕懼，恐怕有人說了什麼話，弄壞了一切。她真惡，總不出來，不讓他看一看她！而那情詩，昨天下午在蘋果樹下做得那樣鄭重其事，聚精會神的，現在看起來真是淺薄惡劣，所以他就把詩稿撕碎，捲成通烟管的紙捻。在她抓住他的手而吻着以前，他哪里知道什麼是戀愛？而現在——他什麼不會知道？但是要把戀愛寫下來似乎只是一種淺薄而已！他走上到臥室裏去拿一本書，他的心就跳得很猛烈了，因為她是在那里替他鋪床鋪。他站在門口看着；忽然間，帶着慌張的歡喜，他看見她低下身體，去吻他的枕頭，正吻着他昨夜頭所壓成的凹處。他怎樣使她知道他已經看見了這件美麗的深情的舉動呢？可是，假使她

聽見他偷偷地走了，那就格外壞了。她拿起枕頭，拿在手裏，彷彿捨不得抖去枕上的他底痕痕，又放下枕頭，轉過身來。

「美根！」

她舉手掩住兩頰，但是她的眼睛似乎一直看進他心裏。他以前從沒有覺察到這一雙明眸底深情，純潔，和使人感傷的忠實；他就吞吞吐吐地說道：

「你真好，昨夜那麼晚還等我回來。」

她仍舊不說什麼，他就又吞吞吐吐地說道：

「我是在曠野裏閒走着；昨夜真是一個可愛的夜晚。」

我——我剛上來要拿一本書。」

那時候，他所看見的她給枕頭的一吻突然非常地感動他，他就走到她身邊去。他用嘴唇吻着她的眼睛；心裏却帶着奇怪的激動想道：『我做了這件事了！昨天一切都是突然的——無論如何；但是現在我做了這件事了！』這女郎讓她的額靠在他唇上，他的唇一直向下移着，一直移到他的唇觸着她的唇。這個真真的，戀人底初吻——古怪，奇妙，仍舊差不多是純潔的——在誰底心裏引起最大的擾亂呢？

「今天夜裏到那棵大蘋果樹下來，在他們已經睡了之後。美根——答應我！」

她低聲答道：『我答應你。』

後來，他害怕她的白臉，害怕一切的事物了，就放了她，走下樓去。是的，他現在已經做了這件事了！接受她的愛，宣佈他自己的愛！他走到綠椅子的旁邊，手裏還是和先前一樣地沒有一本書；他就坐在椅內，茫然望着前面，得意却又後悔；而在他的眼前背後，農場底工作照常進行。他在那種古怪的茫然情況之中坐了多久，他自己並不知道；後來他看見求站在他右面不多遠的地方。這個少年顯然是從田裏做了苦工回來；他換着腳地站着，呼吸得很響，他的臉紅得像落山的太陽，他那青布短衫的捲起袖子以下露出的手臂，顯出熟桃子底色彩和紅光。他的紅嘴唇是開着，他的黃睫毛的藍眼睛瞪視着阿雪司特；阿雪司特就譏諷地問道：

「求，有什麼事我可以替你效勞麼？」

「有的。」

「是什麼呢，那末？」

「你走出這里，我們用不着你。」

阿雪司特底臉，平常本不很謙和的，現在更顯出最高傲的神氣。

「你很好；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我甯願別的那些人自

已表示他們的意思。」

這少年走近一兩步。他的汗酸氣使得阿雪司特底鼻管很難過。

「你住在這裏做什麼？」

「因為我喜歡住在這裏。」

「倘使我打破了你的腦袋你就不喜歡住在這裏了！」

「真的！你打算什麼時候動手呢？」

求並不回答，但是他呼吸很響，彷彿作答，他的眼睛好似暴怒的小牛底眼睛。後來他的臉彷彿抽筋起來，面孔扭曲了。

「美根不要你。」

阿雪司特對於這笨重大聲呼吸的鄉下人的妬嫉，輕蔑，和憤怒，一齊湧起，勝過了他的鎮定功夫；他就跳了起來，推開他的椅子。

「你見鬼去！」

當他在說這幾個字的時候，他看見美根站在門口，手臂裏抱着一隻棕色小獵狗。她很快地向他走來。

「它底眼睛是藍的！」她說。

求轉過身去，他背後的頸子可以說是通紅了。

阿雪司特把他的手指放進她臂內的這隻棕色大蛙一般

的小東西底口裏。這東西靠在她身上顯出何等地舒服！

「它已經喜歡你了。咳！美根，一切的東西都是喜歡你的。」

「求在對你說什麼，請問你？」

「叫我走，因為你不要我在這裏。」

她頓腳；後來抬頭對阿雪司特看了一眼。他受了她這深情的一看，就覺得徧體的神經都震動了，正彷彿他看見一隻飛蛾撲火，燒焦了翼翅。

「今天夜裏！」他說。「不要忘記！」

「不忘記。」她將臉擠着這小狗底棕色的肥胖小身體上，翩然走進屋內。

阿雪司特漫步走下小路。在大草場的門邊他遇見那個跛子和他的牛。

「天氣真好，及姆！」

「這是長出青草的好天氣。今年的白楊是比橡樹遲了。橡樹在白楊前——」

阿雪司特懶懶地說道：「上回你看見那個健潑撒鬼怪的時候，你是站在什麼地方，及姆？」

「大概是在那棵大蘋果樹底下吧。」

「你真的以為它是在那裏麼？」

跛子謹慎地答道：

『我不能說它確實是在那里。不過我覺得它是在那里。』

『你知道這事情是什麼意思？』

跛子放低了聲音說：

『他們說老東家，納勒康先生，是從健潑撒傳種下來的。這個不過說說罷了。他們是一家好人家，肯認他們的親戚。也許人家道他要去了，就差這個來陪他。我想這個事情就是這樣的。』

『他是怎樣個模樣？』

『他滿臉都是毛，走起路來像這樣，他是，好像他拉着提琴一樣。他們說沒有鬼怪這種東西，不過我常常看見這一隻狗底毛在黑夜裏頭豎起來，那時我倒不見有什麼東西，我自家。』

『那時候有月亮嗎？』

『有的，差不多要滾圓了，不過月亮剛剛起來呢，在那邊樹背後像金盤子一樣。』

『你以為鬼是要害人的，是不是？』

跛子把他的帽推上一點；他的老是向上望着的眼睛比先格外誠懇地看着阿雪司特。

『我倒不能這樣說——不過他們大家都是那樣不安心

的。自然，天下有好些事情是我們不懂的，這是一定的。而且，有的人看得見東西；另外有些人呢，從來不看見什麼東西。譬方說，我們的求隨你把什麼東西放在他眼睛底下，他還是沒有看見那件東西；另外那些孩子哩，他們都是哇拉哇拉的東西。不過倘使你去把我們的美根放在有東西的地方，她馬上就看見這件東西了，并且看得比別人多，要不然就是我弄錯了。』

『她是感覺靈敏的，就是這個原故。』

『這話怎講？』

『我的意思是說，她感覺得到一切的事情。』

『啊！她是極甚多情的。』

阿雪司特，他覺得自己臉上有些發紅了，就遞出他的烟草荷包。

『裝點烟吧，及姆？』

『多謝你，先生。她是一百個裏頭只有一個，我想。』

『我猜她是這樣，』阿雪司特短峭地說，就合攏烟荷包，走過去了。

『多情！』的確！可是他現在在做什麼？他對於這個多情的女郎的心意怎樣呢？這個念頭追蹤着他，不論他到那里：他在郊野間漫遊，郊野被金鳳花點綴得極燦爛，那兒

有紅的小牛吃着草，燕子翱翔着。是的，橡樹是比白楊早了，已經是黃褐色；每棵樹都在不同的時期中，都有不同的顏色。杜鵑們和千百隻鳥正在歌唱；小河是極光亮。古人們相信黃金時代，相信 *Incarnatio* 底花園！……一隻雌黃蜂停下在他的袖子上。弄死每一隻雌蜂就是除去了二千隻蜂，這些是要偷吃那將從果園中的花裏長出來的蘋果的；但是在像這樣的一個日子，心裏懷着戀愛的人，誰肯弄死什麼東西呢？他走進了一片曠野，那里有一隻小紅牛正在吃草。在阿雪司特看來，這畜生有些像求。但是這隻小牛並不注意到這位客人，也許他自己也是有點沉醉了，被牠短腿下的金草場底歌唱和魔力所迷醉了。阿雪司特得以未受攻擊而走到小河之上的山陵。一座高崗從這道斜坡升到岩石的頂。地面蓋滿了一層的桔梗，差不多有二十株野蘋果樹都是花開得很盛。他倒身躺在草地上。他從郊野間金鳳花的隆盛和金色橡樹的迷力走入這灰色山崗之下的微妙的美景中，這種改變使他滿懷驚訝：沒有相同的東西，祇有流水之聲和杜鵑啼聲是兩處相同的。他在那里躺了好久，注視着日光慢慢移動，直到野蘋果樹底陰影遮在桔梗叢上；他的唯一的伴侶是幾隻野蜂。他還是不十分清醒，想到早晨的那一吻，想到蘋果樹下的今夜。在像這樣

的一個地方，當然有山林畜牧之神和林澤之女神住着；林澤之女神，白得像野蘋果樹底花的，隱居在這些樹裏；山林畜牧之神，褐得像枯的蕨草，生着尖耳朵的，藏躲着等她們過去。當他醒來時，杜鵑仍在啼個不住，流水的聲音潺潺，但是太陽已沉落岡後，山陵是涼了，有幾只兔子跑了出來。『今夜！』他想。正如一切的東西都發長而萌芽，在一隻不可見之手底固執輕柔的手指之下開放，他的心和感官亦是這樣地發長而開放了。他站起身來，從一棵蘋果樹上折下一根小枝條。枝上的花蕾好像美根——含苞未放，玫瑰紅的，野生而鮮豔；那些開放的花也是這樣，白而野，動人。他放這根小枝在他外衣裏。他的滿懷春意都在得意的一嘆中發洩出來。但是兔子們嚇得倉皇逃走了。

(六)

當阿雪司特把他那拿在手裏拿了半點鐘而沒有讀過的袖珍本『奧迭賽』放下時，已經差不多是夜裏十一點鐘了。他就溜過了院子，走到果園裏。月亮剛上升，金黃黃的，在小山上面，從一棵白楊底半裸的枝條間窺視着，好似一個光芒有權力的，視察萬物的神靈。在蘋果樹中間還是黑暗的，他站在那里，證實他的方向不錯，用他的脚去摸地

面的粗草。靠近他身後的一團黑的東西發出一聲沉重的喉音，就有三隻大豬彼此挨擠地重又躺倒，在牆腳下。他靜聽着。那時沒有風，但是河心底潺潺聲比日間的力量加了一倍。有一只鳥，他聽不出是什麼鳥，『呸！呸』，『呸！呸』地叫着，叫得非常單調；他能夠聽見一隻夜鷹在極遠的地方曳長着聲音叫。一隻貓頭鷹叫着。阿雪司特走了一兩步，又停住了，看見他頭周圍有一片模糊白光。在那些黑暗的沒有動靜的樹上，無數的花和蕾都被這潛行的月光映得美妙隱約，栩栩欲活了。他很奇怪地覺得真有人和他做伴，彷彿有百十萬的飛蛾或幽靈都飄然而至，停留在黑暗的天空和更黑暗的地面之間，在那里開闔着它們的翅膀，在他的眼睛成水平線的空間中。他沉浸在那個時候的迷人，幽靜，無氣味的美裏面，幾乎忘了他為什麼到果樹園裏來。在白天裏包圍住地面的飛揚的迷惑力，現在到了夜晚，並未消去，不過已經變成這個新的形式了。他向前走着，經過了樹幹樹枝叢裏，枝幹上滿洒着月亮底活動的白光。他一直走到大蘋果樹邊。即使是在黑暗中，亦不會弄錯的；這棵蘋果樹差不多有別棵樹的兩倍高兩倍大，向着那廣大草場和小河傾斜。在濃密的樹枝下，他又靜靜站住，聽着。全是同樣的聲音，也有睡眠中的豬所發出的

喉音。他把手放在那乾燥而差不多溫暖的樹身上，粗糙有苔的樹皮，被他的手一摸，發出一股煤炭氣。她肯來麼！她肯麼？可是在這些震顫，鬼附，月迷的樹木中間，他突然對於一切事物都懷疑了！在這里的一切都是非人間的，不適合人間的戀人們的；祇適合男神女神，不適合他和這個鄉下小姑娘的。假使她不來，這個豈不是可以使他放心麼？但是他一直在靜聽着。仍是那隻他所不知道的鳥在『呸！呸』『呸！呸』地叫個不住，同時又有長着鱗魚的小河潺潺響着，而月亮仍是從她樹的監牢底窗柵內向下瞥視。和他的眼睛在同個水平線上的花似乎是每過一些時候，就變得格外活潑些，格外像是他的懸念的一部份。他摘一根碎枝，來近來看——兩朵花。採下果樹的花——輕柔，神聖，新嫩的花——而拋去，這是褻瀆神聖！後來他忽然聽見門關上了，豬又動彈起來，叫起來了；靠着樹身，他把手壓在身後的生苔的樹皮上，屏住了呼吸。她也許是一個威嚇羣樹的精靈，看她鬧出這些響聲！後來他見她走得很近了——她的黑暗身體是一棵小樹底一部份，她的白臉是樹間花的一部份；這樣地幽靜，向他窺視着。他低聲嘆道：『美根！』就伸出手去。她向前跑過去，一直跑到他懷裏。當他覺到她的手挨着他的身體跳動時，阿雪司特才完全知

這豪俠和情慾的感覺是怎樣的。因為她不是他那個世界裏的人，因是她是這樣地天真，年輕而且直率，這樣地鍾情而且不自衛，他在黑暗中除了做她的保護者之外做什麼呢？因為她是非常天真，愛大自然愛美，像活花一樣地是這個春之夜的一部份，他為什麼不可以接受她所肯給他的呢？為什麼不滿足她心裏和他心裏的青春呢？他在這兩種情緒之間掙扎着，一面却緊緊地抱住她，吻她的髮。他們無語地站在那裏站了多久他並不知道。小河潺潺不絕，鳥叫個不停，月亮老是偷偷地過來，越照越白；在他們上面和周圍的花顯得都很鮮豔了。他們的嘴唇密吻着，他們都不說話。言語一開始的時候一切都要成爲不真實了！春是沒有言語的，祇有悉縮和瑟瑟的聲音。春在它的開放的花和葉中，在河水底流動中，在它的不休止的甜蜜追求中，有遠勝言語者在！而且有時春活潑潑地來了，像一個神祕的神靈似地用它的手臂圍住戀人們，用它的仙法的手指按住他們，使得他們唇對唇的站着時，除了一吻之外什麼都忘記個乾淨。當她的心挨着他跳動，她的唇在他唇上顫震時，阿雪司特只覺得純然的狂喜！命運底意思是要把她給他；愛神是不能受人的輕慢的。但是當他們底唇分開來呼吸的時候，分離又立刻開始了。不過，情慾現在是強烈得多

了。他嘆道：

「啊，美根！爲什麼你來？」

她舉目看看他，他底使她不高興而且驚異。

「先生，你叫我來的。」

「不要叫我『先生』，我美貌的好人兒。」

「我應當叫你什麼呢？」

「弗蘭克。」

「我不能。咳，不！」

「但是你愛我的！你不是？」

「我禁不住要愛你。我要和你在一起——祇不過要這樣。」

「這樣！」

她低聲說，說得很輕，他幾乎聽不見：

「我要尋死的，假使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阿雪司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來同我在一起吧，那末！」

「哦！」

他簡直被那個「哦」字所含的驚喜所迷住了，就接下去低低說道：

「我們要到倫敦去。我要讓你見見世面。而且我一定要照管你，我答應，美根。我決不會虐待你！」

「假使我能夠和你在一起——祇不過要這樣。」

他撫摩她的頭髮，低聲說道：

「明天我要到園開去，去拿些錢，替你買幾件不會引人注意的衣服，然後我們偷偷地走了。等到我們到了倫敦的時候，假使你十分愛我，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他能覺得她的頭髮因為她搖頭而抖動。

「哦，不！我不能。我只要和你在一起！」

他一面玩味着他自己的豪俠氣概，一面曼聲說道：

「是我配不上你。啊，美根！你在什麼時候愛起我來的？」

「我在路上看見你，你看着我的時候。第一晚我就愛你了；但是我從沒有想到你會愛我的。」

她忽然跪了下去，要想去吻他的腳。

一陣恐懼的戰慄傳徧阿雪司特全身；他抱她起來，緊緊地抱住她——他弄得太昏亂了，話都說不出。

她低聲說道：「爲什麼你不肯讓我親你的腳？」

「要親你的腳的是我！」

她的笑容使他眼睛裏都有眼淚了。被月光照着的她的白臉，挨着他；她的淡紅色的嘴唇，微微開着；這樣都是蘋果花底超凡靈活的美。

可是在那時候，突然間，她的眼睛張大了，苦痛地瞪視着他的前面；她掙扎出他的手臂，低聲說道：「看！」

阿雪司特只見閃亮的小河，微呈金色的金雀花，閃爍的山毛櫸，和山毛櫸後面被月亮照着的山底朦朧輪廓；他沒有看見別的什麼。從他身後傳來她的冷淡的低語：

「那個健潑鬼！」

「哪里？」

「那里——石頭旁邊——那些樹底下！」

他激怒了，就跳過小河，大步向山毛櫸林奔去。月亮光底惡作劇罷了！什麼東西也沒有！他在大圓石和荆棘樹中間走進走出，嘴裏咕嚕咀咒着，然而帶着一種恐怖，他帶奔帶跌的。荒謬！愚蠢！後來他就回到蘋果樹邊。但是她已經走了；他聽見一陣悉縮的聲音，豬叫的聲音，門關上的聲音。不是她，而祇有這棵蘋果樹！他張臂抱住樹身。樹幹來代替她的柔軟身體，這是多好的一個代替物；粗苦來代替她的柔軟的臉兒，這是多好的一個代替物；祇有那彷彿是森林的香氣稍微有點相同！而在他的上面，在他的周圍，那些花，比以前格外活潑格外滿照着月光了，似乎是在呼吸着，生氣蓬勃着。

(未完)

法行通信

傅雷

十五，在盧森堡公園裏悵惘

抵巴第二日，就逢星期，飯後鄭君陪我去逛了一次 Jardin Luxembourg，匆促間未看得仔細又下起雨來，沒繞完一圈就回來了。以後每逢飯後未到大學校上課的時間，他們總是在那邊散步的，一則離大學（他們簡稱巴黎大學爲大學）很近，二則吃飽了飯無處休息。我也常跟着他們，但只信步走去，所以仍未看到全部。今早乘便獨自去繞了一轉，在靜默中得有思索觀察的餘暇，不覺受到了不少的感觸。

高高的樹木，赤裸着在冷悄的晨風裏微微發抖；全公園都籠罩在迷糊陰沉的寒冬薄霧中。據說巴黎的天氣，入冬後都不大好，要到三四月才有整天的太陽可見；怪不得我來了好幾天還沒看到一次晴朗的天空，或是絢爛的晚霞，終月只是昏暗的白灰色的悶氣充塞着。園外三四丈高的鐵欄，矗立在空漠的冷靜的街上，愈顯得枯寂。只有巍然

高聳的石像，還在嚴冬裏表現他中古時代的武士的精神。三三兩兩的遊人，都緊緊裹在大衣裏瑟縮的急急的走着，想因此可以暖和些。小朋友們帶跳帶跑着在微喘，噓出來的烟霧似的熱氣，在凍紅的蘋果似的頰前漸滅。勇敢健旺的小朋友呵，我真讚美你！

遠遠的在Oratoire參議院：法國的參議院即在公園旁邊園內可見議院全景）旁的碎石道上，奔來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女孩漸漸的緩下來了，只疲乏的在後面跟着。小皮球直向前滾，雙耳直豎的小狗發狂似的追逐去，渾身的毛都逆着寒風飛舞。小主人一忽兒高聲的鼓勵牠，一忽兒溫和的撫慰牠。這小女孩，我一瞥便窺見她不長的鵝蛋形的臉龐，又白又紅的健全的血色裏流泛着她整個的天真活潑的靈魂！紫紅的皮外套，包裹着她童稚的美麗的體格；長統的象牙色的襪子，紫紅的皮鞋，顯示一種和諧生動的情調。男孩的容貌，雖沒有她這般美，但也頗流露着快樂可愛的氣息。他們倆大概是姊弟吧，姊姊也不到十二三歲，弟弟當然更小了；可愛的一對，人家都在匆忙的步武中特意留神注目。

我是一個沒有兄弟，沒有姊妹的孤零人。——是有有的，可是都跑向我未來的世界裏去了！——所以從小見了

親戚中兄弟姊妹的行輩，於我終覺特別親切。在外偶而遇到可愛的小孩，又常有一種巴不得他便是我的弟妹的妄想。今天見了他們，更不禁突然想起我國內的若妹，覺非弟，小妹妹，三個僅有的小朋友來！我同他們在一起時，常恨終不能扯掉大人的假面具，——雖然大人裏面還嫌我脫不掉小孩氣，——和他們入於忘形陶醉的境界。這眼前不相識的小朋友，又增加了我無限悵惘。黃金時代的樂園，終於沒有我的分了！甜蜜快樂的童年幻夢，終於渺遠了！所僅有的小朋友，五六年後，也都跑出了兒童的世界；自己呢，不消說也愈沉到成人的憤夢底深淵裏去了！回憶每次寒暑假，和他們歡聚的情形天真爛漫的愉快喜悅，真是恍如隔世了！

臨行時，若妹小妹妹都送我到船上，覺非弟因為學校考作文不能來。小妹妹在船上的時候，常同靜姨母說（她的母親）「媽媽，下去吧！要開船了！」當我們問她怎麼知道要開船的時候，她說「機器在響了！」其實是甲板上起重機的聲音呵！小妹妹祇六歲，在她聰穎慧悟的小小的靈魂裏，不知怎麼知道她是不應當在船上和我同去的！他雖經我們勸導了好幾次，但總是時常着急：「媽媽，船要開了！」你着急船開，我却着急船不開。不然把你同一切送我的親愛的母親

朋友都帶了來，豈不好呢？……

話說遠了，再回到公園裏去罷。

繞道走上石階，兩個四五十歲的有鬚的男子，在木葉盡脫的林下打木球。一個個交叉的鐵門，手杖似的木棍，圓溜溜的剝蝕的木球，都是我童時良伴啊！看他把對手的和自己的球踏在脚下，舉起木棍預備敲出對手的球時，我又不禁沉入幻夢中去了。當年最擅敲球的同學，優美勇武的姿勢，響亮的拍的一聲，把小小的對手的球送到遠遠的無量無邊的大地上去的情景，一一都重新閃映過。現在復有了老當益壯的他們，莫叫我衷心地慚愧！在他們，原沒有什麼童年老年的分別的。暮氣沉沉的我們，真怯弱得可恥了！

噴水池面積很大，泉源雖不十分暢旺，但因為這是全園唯一的水塘，所以特別寬廣。離岸二丈餘的水中，一只布篷木製的小帆船飄浮着，噴泉的餘波微微激蕩着，使牠稍有些傾側。假若小人國裏的朋友乘坐着的時候，那也一定同我們在地中海怒吼的 *André-Jebou* 上一樣的恐怖驚惶了！池旁圍有尺許高的水門汀欄，一對七八歲的幼童倚靠着正在玩賞。一會兒又談起話來，像在商議什麼，後來便都跑向遠處草地旁去檢石子，一顆顆望着船的外舷方面投

去，藉着水波的作用，霎叫牠收篷傍岸。這正和我們在小學校裏拾取河中的皮球同樣的方法。聰明的小朋友，這是誰教你們的？因了不息的努力，船便慢慢的泊近岸來；將到未到時，小朋友更性急起來，大半身橫俯在水門汀上，脫下帽子像扇子一樣的扇牠近來，但不中用，便又忙着戴上去，雙手在頭上亂摸，使帽子整齊服貼。一個又拾石子去了，一個更焦急着伸着小手亂搖，想趕緊和他海上的伴侶握手。創造的生活啊，兒童的智慧啊，我窺見你們整個的世界了！當他們互舉着船行「進港式」的時候，我暗地裏滿腔熱誠的祝賀他們的成功，勝利！

一路出來，種種的思潮在胸中湧起。故國的小朋友們，在這冷冽的寒冬，照例是禁止出門的；就是庭院裏的娛樂，也為愛護至極的母親所不許的。我深感母親的摯愛。但看了他們那種活潑強健的小孩，同着我們文弱清秀

的小朋友們比起來終覺有些悵悵。文弱清秀，原是中國人形容溫文爾雅的豐度的言辭，但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終究造成了可憐的老大的病夫！旭日方升的童伴，到今還被迫着不能放射他的霞光異彩。

在巴黎每二三區有一大公園，Luxembourg 也不過其中之一罷了。每區內又有三四處草地空場，內面也有林木花草，石刻的美術品，休息的坐椅，預備兒童們放學後散步遊玩，換換空氣的。巴黎郊外更有好幾處大樹林，供城裏人享用。所以工業比上海發達數百倍的巴黎，反較上海清新衛生得多。想想我們的中國罷！

十七年二月九日元宵後三日

怒安於巴黎

Hôtel Voltaire.

民衆對於孫陵的恐懼心

江紹原 葉德均

小品兩則

(一)「總理遺囑須攝童男女魂靈」之謠言

江紹原

頃讀革命評論第六期「常熟人」所撰短文「孫陵與小兒的魂魄」，藉悉中山先生的陵墓於完工前須攝取童男女靈魂一千名之謠言，已由南京傳到鎮江，蘇州，無錫，和常熟等處。鄙人對於此事，頗感興趣。請將我在上海「新聞報」上面見到的關於它的記載，提要列轉述於下。

(1)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載十七日南京電訊：「甯市近



發生妖人攝取靈魂謠言甚熾，……公安局，衛戍部，均佈告闢謠，並經捕獲嫌疑犯廿餘人，……

(2)同日「快活林」欄，「南京之賣花樣女子」一文，中述「日前」南京市公安局弋獲賣花樣女子二十餘人之始末。據說此輩身藏「白紙剪成之鬼怪多件」及玻璃瓶若干，內懸「以絲線結成類似人形者之線人」。

(3)六月十日載大華社稿：「最近」上海「未成年之孩童，均備帶紅布一方，上書「建造中山墳，不與我相干，身魂永不去，姜尙在我身，我身永平安。」等語」該稿并明言建築孫陵須魂靈一千名之謠言來自南京。

(4)六月十五日載松江新聞：「此間於十三日起，忽

有「總理遺墓須攝童男女魂靈」之無稽謠言。一時城內外居民之家有小兒者，均購製黃布袋，內儲茶葉白米，外書「中山遺墳墓與我不相干」等之荒誕語，縣諸小兒頸項，……縣公安局程局長以此項謠言，曾發生於甯滬兩處，……當即密飭城廂支局，立予查拿，佈告嚴禁。」

合觀以上五個記載，我們可以曉得(甲)遺孫陵須攝孩童魂靈的謠言，是今年四月間在南京發生的，同時，那裏還有過賣花樣的女子以術欺詐取財之事。(乙)攝取童魂的謠言，於很短的時間內傳至上海，鎮江，蘇州，無錫，常熟五處。(丙)各處的民衆爲其所蒙，採取了大致相同的保安法。(丁)各處的官，似乎還曉得闢謠和查禁。

上記五處之外，容許還有些地方曾被這個謠言傳侵入。我敬求諸位閱者通信賜教。請調查并記載以下諸點：謠言出現之時日，從何處傳來，何等人傳來，何等人承受之，同時其地的兒童中有無或種流行病，他們對於攝魂怎樣抵禦，治安教育等機關如何闢謠查禁。直接調查訪問的記載外，剪報或抄錄公文布告私人通訊見示者，亦所歡迎。又關於南東，上海……等五處的通信，我也願意收受，因爲我所已有的材料尚不詳盡。如能多徵集到一點材料，我當

組成一篇報告，在上海出版的雜誌上面發表之。

我的住址：浙江杭州下板兒巷十五號顧宅。

✽ ✽ ✽ ✽ ✽

爲增加諸君的興趣起見，我請把周啓明(作人)先生從北京寄來的兩段新聞抄在下面：

『兒童身上國旗

謠傳無稽 未必果能免除災障

近數日以來，京城地方，不知由何處傳來一種謠言，謂京中不久將有大災大難，並云災難最重者爲男女孩童，如欲避免災難之降臨，必須在孩童身上，釘一五色小國旗，即可免除一切災害，此種謠傳，不數日間，竟至傳遍都門，故一般無知愚民被謠傳所惑，均與孩童身上釘一五色之國旗，希圖免除一切災難，此種惑人聽聞之謠傳，誠屬令人可笑，負有地方之責者，似當加以取締云。」

(上見五月十六日北京順天時報)

『撤去五色旗

換上新口袋

謂裝硃砂狗毛可避邪

京城各處前曾發生謠言，謂小兒身上釘一五色國旗形

勢之小方布，即可免災除難一事，本報前已刊載，京師各小學發見報後，均已相繼令知各學生一律撤去，不料近兩日以來，又有一種無稽之說傳，不知由何處傳來者，謂北京方面將有某種災難，專收幼童幼女如欲免除，可與孩童做一布袋，內裝犬毛及硃砂，縫在孩童身上，男孩縫在左襟，女孩縫在右襟，此種謠言，與令小兒身釘五色旗方布之事，如出一轍，一般愚謬無知者流，竟信爲實有其事，以故近日各處孩童身上縫有布袋者，比比皆是，造作此種謠言者，不知其是何用意也。

(上見五月十九日順天時報)

諸君讀之，作何感想歟？

十七年六月廿二日

(三三九) 淮安人對於造孫陵

葉德均

紹原按：小品二一二，原登「革命評論」第九期。淮安葉德均君雖未之見，却有信來（八月十日發）道及他那里關於孫陵之相同的謠傳。茲借貢獻旬刊的地位將葉君的信發表。希望以後還能收到旁位同志的信。

八月十六日，於杭州。

數月前，有拍魂的謠言，想先生必知一二，報紙上也

有過一些記載。謠言的起源是在南京，二三十天後淮安也有了。在先只有小孩（小孩之靈魂被視爲重，尤其是被法術家）身上掛一個紅布條，上面寫着八句歌訣，如下：

石叫石和尚，

自叫自承當；

早早回家轉，

自己頂橋樑；

你造中山墓，

與我不相當；

真魂招不去，

自招自承當。

有此就不怕了。一天一個婦人被拍三下就發昏，當時公安局就把拍人的一個女人抓著；聽說全身脫得一絲不掛的檢查，查出一個小瓶，內有針七根，肚臍，肛門，陰戶各貼膏藥一張，她並且說出治被拍人的法子，是以童男子嘴被拍人的手腳心。於是公安局就命她到被拍的婦人家如法泡製。據說：拍三下是拍去三魂，七根針是戳七魄，被取去的三魂七魄成一水點入瓶中了，被拍的自然定死。如果拍的時候不同他說話，（但被拍的當然驚奇，問他何爲），其法無效，或損一個杯或碗，法也施不成了。三張膏藥定是施法者的一種抵禦敵人的武器，或應有的東西，（此處是我的武斷）。另外還有一種對付拍魂（或叫招魂）的辦

法，是用一個銅元，要上面有「閩關」二字的，即福建造的擺在身上，或打戒指帶在手上。「閩」「冥」同音，「閩關」當然是冥中關了，而活人亦不得到冥中去，彼招魂者流，有何技可施乎？因上抄有紙人剪髮二條，所以也把牠拖上。

紹原又按：被拍時不得說話，似與被呼名時不得答應同理。說話便出氣，而氣者，魂也，故俗語有云：「三個不開口，神仙難下手」。『三魂七魄成一水點』，却又是杭州人的『魂靈水兒』一類的觀念了。既信魂爲氣，又云魂爲水；民間魂靈觀之紛紜混亂，有如是者。

又葉君所報告的種切，不知是哪種人說給他聽的？

重慶『近世瘟癘降災諸善請看』的

傳單

徐勻 江紹原

小品二四〇

近日重慶方面發現一種『近世瘟癘降災諸善請看』的傳單，在鄉間的宣傳力極大。

原文照錄如下：（原文無標點，不敢妄加，恐失真。）

『北京近日有位胡大人前五年時在農工部（？）總務科長兼訓練秘書長今年正月十五日死去三日還陽即將親友叫來面前說今年有大瘟災人死一半五月初一日瘟神下界施行瘟癘六月間人死七八分若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鮮血而亡若是虛言男盜女娼有仁人君子傳送一張可保自身之災傳送十張可保一家之災如有多傳者與汝增福增壽即有效驗刻有湖北朱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回家演說今年人死無數若不信者請看七八月間有妖怪出世半夜叫門不可應聲五月五日以後即初十一十二十三日此四日午前不可開火午後開火做飯五月十三日天下洪雨如三六九日夜間叫門莫應即刊（？）大吉（以下原文有符一道，不錄。）

破法如左用

用硃砂三分隨身邊可解除瘟癘之災

用硃砂將此符抄寫三張 一張貼大門上 一張貼房門

上 一張帶身邊

此信由北京豐義大衛衙寄漢口大蔡家巷吳祥即先生轉發看後轉送不可不轉

敬惜字紙

記得前幾年也鬧過這樣的把戲，是說那年八月十五日，天地當要毀滅。但那預言似乎過於誇大一點，引起重

慶的當局逮捕了一個自稱能禁食四十天的道士，拘留了幾星期，才平息。

這次的傳單，便沒有再蹈前轍的危險。左右不過是『瘋癲，黑夜昏門不可應，天降洪雨』這一類。至於『洪雨』不作『紅雨』，當別有深心。萬一天沒有紅得像血的雨，從天而降當怎樣辨？『洪』可以訓『大』的意思。『大雨』，便誰也該承認是可能的。你能武斷今年沒有瘋癲，大雨等一類的現象嗎？（但不敬得很，五月十三那天，簡直滴雨未落，直至二十二，才傾盆似的落了一整天）。而且，『若有虛言，男盜女娼！』『若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鮮血而亡！』你願故意去『犯咒神』而以性命為兒戲麼？

寫到這裏，忽然想起一位朋友的話：據他以前所見這樣的傳單，十之九是由北京傳出來的，這大概是我們首都的特產品；而北京又為『首善之區』的緣故吧！我想。

十七，七，於重慶。

紹原按

將徐君的短文轉寄給我的樊秋士君，指出重慶傳單中『胡大人官銜的時髦化』，他又說『記得東髮受書時，曾奉慈命，臨過那種傳單和符不少。惜乎當年不加保存，否則再從直的方面去比較，不更有味

麼？徐君所說數年前因預言天地毀滅而被捉將官裏去的道士，不知是否唐煥章（「世界宗教大同監」的提倡者）之信徒。唐派了一個姓鄧的四川人，在北京傳教。民國十二年我在北京見了預言天地毀滅的傳單後，曾化名某某和俞平伯君去拜訪姓鄧的。我們跨進法華寺的後院，巧值鄧公在那裏發脾氣大罵人，他著的書我們得到了好幾種，人却不會見着。『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唐氏在四川初以文字發表其預言，一個曾在中國傳過教的美國教士見之，曾為文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的『宗教雜誌』上報告（Lewis Hodous: "A Chinese Premillenarian", Jour. of Rel., IX (1924), 6, pp. 592—593)。

一七，八，廿四。

旅行的趣味

春苔

旅行的趣味，這是一個大題目，我現在大題小做，以為旅行的趣味在於看到各處火柴的牌子的不同，隕子的形色的不同，小菜場上物品的不同；房屋有的木建，有的土建，門門的有的用單，有的用雙，這裏可用的毫錢，那裏不能用了，這裏不能用的，那裏可用了，總之，就是說旅行的趣味在知道這裏叫條條的，那裏叫長橋了。

小氣的上海

春苔

小氣的上海，穿了浴衣洗澡還是出世第一遭（仰仗他人的仁慈開放，他人爲了奪錢，也樂得做善主），已夠寒酸的了，窮氣滿臉的商入，自己窮了，就只知把物品看得更貴重，羊毛的浴衣賣二十四元半，棉質的起碼貨的最低價是四元五角。我明知在法國買一件只當中幣七八角，所以不顧利權外溢，寫信到法國去買兩件。可是，廣東是早有洗澡的見識的，上海二十四元半能買者只賣毫銀八元，四元半者只賣十三角。我買了他三件，實在我也不免是一個小氣鬼。

社會事業

春苔

我向來見到報上發表的我的文章，到圖書館閱報室，在看，看街頭貼着的報上，又在看，看人家裝訂起來的報上，又同樣的在看，一篇文章，印了出來，就這樣分佈各處，這很使我寒心。

羣益書社製造的西式信封，總算是適用而便宜，沒有另一家可以比擬，無怪遠在廣東的小鄉鎮中也有代售。然而有一無關大體的問題，就是信封套紙上的英文字

ENVELOPES 字中誤 O 爲 C，這錯誤也一樣的廣佈，可以想見社會事業之不易。同樣的一個聯帶的問題。他的信封每索是青綠黃紫紅各五個。紅的一種是寫情書用的，大多數人不能如使用他色的使用紅色。羣益書社不知天下有人是無需紅信封的。倘然他能紅者單賣，而他色仍混合賣，則無須我每次必問不雜紅色的了。一刀齊的對待社會，必使各人各感某一部分的不適。

臬台衙門前之準共標語

九芝

八月十六日申報「北平要訊」欄有這樣一段：

昨交民巷某報宴會，座中某老黨人云，打倒劣紳土豪，及打倒帝國主義，均是準共標語，余已建議黨部取消。某老館員云，這並不是新的，曩年在各省臬台衙門前，即有剪除貪官污吏，嚴拿劣紳土豪之木牌云，總之真要打倒，不必吶喊，因貪污劣士，亦會穿中山裝，貼標語的。老黨人在民國初元以後，既不能往北京袁世凱治下去當官僚，當所謂大孫派的議員，又懶得再跟總理去奔走革命，怕有身家性命之憂，於是東一躲西一閃的在租界裏住下，而仍一心希望國民黨之再起。至於國民黨本身以後進

步到什麼樣子，他們却因離羣索居之故而根本沒有知道。此種出嫁了的姑太太姑奶奶，當初惟恐娘家破產而連累及於她的嫁奩，所以決心不回娘家；但是她的婆家，却因為她的念念不忘娘家，一向不當她是好兒媳，結果她不在社會上流浪，便在尼庵裏暫憩，朝夕惟禱娘家的有權有勢，可以做她惟一的靠山。現在姪兒們姪孫們肯堂肯構，家聲居然重振了。姑太太們抱着一腔熱血歸甯，萬不料見了姪男姪女們做的事情却左一個不是，右也一個不是。姪

男姪女們搬出祖父的遺囑給她看，她雖然覺得這確是她父親的筆跡，但是離羣索居既久，一切娘家的事都模糊了，再加上老年人愛批評愛說閒話的慣習，於是鬧得姪男姪女們不好做人。

如果說是對於這家事情稍稍比她們清楚的，倒還不如強佔在大門樓上的隔壁的王三嫂，此某館員之議論所以反比老黨人之議論較為差強人意歟？

窮形極相的種種

書『全民革命與國民革命之辯論』後

第三黨問題

反對『化兵爲匪』的裁兵

對於五次中央全會的要求

濟案三周月報告於死難者之靈

新評論半月刊

目 要

編輯者 新討論社

每冊售銀四分

預定全年連郵費銀一元

有優待辦法請參閱本刊封裏

發行者

上海霞飛二二四號

青年書局

學生工人兵士聯名訂閱另

乃器 世豪 乃器 乃器 大文 真園

第七十期出版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第十二號

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滿洲移民的歷史和現狀

越南的民族獨立運動及華僑

風動一時的(美國伴婚制)

日本對華侵略的背景

日本所垂涎的滿蒙產業概要

去年所發現的一枚星和一彗星

英法及西班牙民族心理的比較

孫鼎臣之經濟思想

電力化與中國

新語林

重達(小說)

失了影子的人(小說)

時事日誌

十二幅

朱育

小龍

龍大均

莫震旦

黃季陸

池敬炳

記辛

文市譯

唐慶增

周鍾岐

魯彥

魯彥

革命評論 第十七期

亡黨的兩大政策

「清黨」歟？「驅無」歟？

現實的幻滅與鬥爭之激烈化

國民革命的危機與我們今後的奮鬥

日本在華之國家資本與財閥企業團

日本政黨研究

讀者論壇

北四川路復旦書店代理

讀書界第二期

對於舊書的私見

紀念芥川龍之介

高斯(附高斯像)

妻底病(小說)

書報介紹

預定全年五十二期國內連郵費一元半年元國外加倍

嚶嚶書屋發行

陳公博

許德珩

劉侃元

黃惠平

楊開渠

高橋平

南國不定期刊要目

一、重刊之詞

二、湖上的悲劇(戲曲)

三、與田漢君書(通信) 谷崎潤一郎

四、與十四號的 SANZOR(詩四篇)

五、兩國劇談 黃 壽 昌

價目：每冊大洋五角二分

南國週報第一期要目

一、發刊詞 陳子辰

二、麵包與水仙(銀色的夢續一) 田 漢

三、古鐔的聲音(獨幕抒情劇) 田 漢

四、「爸爸」(小說) 陳明中

五、鞋呵，你破了？(詩) 陳凝秋

六、「我要回去了！」(通信) 凝 秋

七、剪刀與鋼筆(雜品數則) 趙銘彝等

價目：每冊大洋五分

出版處：上海法租界西愛咸斯路 三百七十一號

南國社出版部

大學院美術展覽會啓事

本會由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發起，經大學院核定，每年春秋二季開會展覽，第一次定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爲開會時間，自登報日至本年十一月三十日爲徵集時期，十一月一日至卅一日爲審查時期。開會地點定在南京。徵集組事務所設杭州西湖大學院藝術教育委員會內。國內外藝術家願以作品（種類分建築圖型繪畫雕刻及各種實用藝術等）送會展覽者，請來函索取填單本會條例及獎勵條例，並於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將出品寄交西湖本會徵集組，或上海辣斐德路西首畢助路十九號國立音樂院，或北平西城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俾便到時運往南京審查展覽。各會辦事本員，自知才力有限，還望國內外藝術家隨時賜教爲幸。